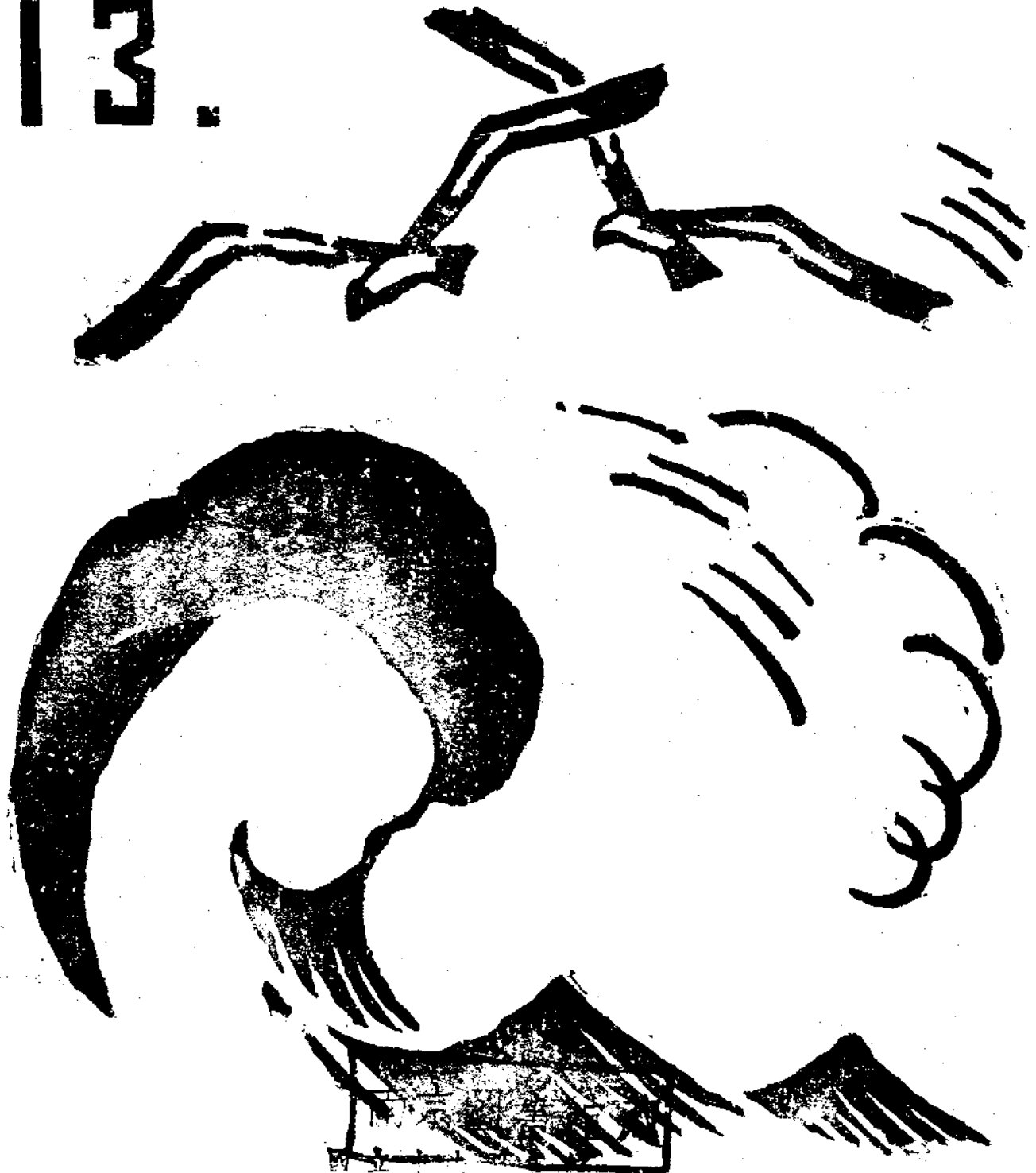


# 詩言創作

1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人質	波蘭·拉丁斯基	1
星與花	民	2
曠野篇	李雷	5
母親底歌	陳曉雲	6
眼睛都睡紅了 (外一章)	蘇金傘	7
燈花邊的夢	鄭思	8
我們班里的花	魏巍	8
爹娘·我	立方	9
路	達美	10
原野懷思集	方然	14
泥濘	孫藝秋	15
藍色的天空小集	李滿紅遺作	11
燈市夜	蔡月牧	12
畫題三首	胡危舟	13
★		
論貧乏與摹倣	方然	17
不能作為詩論的詩論	方殷	19
新詩短話	胡危舟	20
★		
紀念太戈爾	靜閑	22
亞當·梅基衛斯	霍徵譯	24
憶A·馬夏多	李葭譯	29
★		
西班牙的呼喚	李葭譯	27
二兵士的歌	鄭綠芷譯	28
雪	宋玳譯	31
鑛工	魏荒弩譯	32
我完成我底三十六歲	長海濱譯	32
★		
范築先 (五千行長詩·中)	戚克家	33

出版：詩創作社  
桂林建幹路十七號之九

社長：李文鈞  
編輯：胡危舟 陽太陽  
總經理：三戶圖書社  
桂林中北路九三號

---

**徵求自由定戶**  
**每戶國幣廿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訂定，特設自由定戶，以資周轉。本刊按掛號編碼，須預先聲明，郵費如加。)

# 人質

波蘭，拉丁斯基作  
海山譯

1、

恐怖嗎？  
恐怖嗎？  
那些死了的  
「人質」  
從板穴  
鑽出頭來啦  
那些粗胳膊  
動得緊緊地  
那沒受傷的  
赤血球  
進行着  
組織  
那些骨頭  
那些鐵刀  
那些……

那些……

——都使你們  
做過殺人犯底  
從心臟病  
到嚇死

2、

你們  
搶劫過我們底  
黑麵包啊  
你們  
以波蘭文編排的  
戈培爾的文化  
窺見我們啊  
你們  
以第五縱隊的槍  
以馬克變形的磁落脫（註）  
逼誘我們啊

（要我們

嘩嘩地

呼

希特拉爸爸

要我們

油漆了笑臉

讀

「我的奮鬥」

而後

我們是「人質」了

如同一串系在

砍上了鐵刀

3、

「人質」  
人質！  
人質！  
人質！

南京圖書館藏

德國的希特拉如此毒咒着  
波蘭的希特拉也如此毒咒着

「絞死人質！」  
「活埋人質！」

德國的希特拉是這麼命令  
波蘭的希特拉也是麼命令

(而且  
從望遠鏡里喊出  
從顯微鏡里喊出)

(而且  
在驅使你們底  
狗底嗅覺  
鼠底嗅覺)

好吧……

死  
人質  
復活了  
復活了  
人質——

從近穴  
鑽出頭來

從坑穴  
那些粗路  
那些創口  
那被受傷的赤血球  
組織着  
團結着

團結着  
又躍進着  
向來時的路  
向懸運挑囊

而且  
向那些嗅覺  
向那些命令  
向那些毒咒……

5,

你們  
恐懼嗎——  
人質們  
正從坑穴  
鑽出頭來啦

你們  
恐懼嗎——

人質的斧頭  
人質的鐵刀……

你們  
恐懼嗎——

我們在地底下  
像螞蟻般服役  
像斬成兩頭的蚯蚓  
而兩頭都活着

你們  
恐懼嗎

你們  
恐懼嗎

你們

再「奮鬥」一句

「這些都是殞屍——吧

而被侮辱的  
看你們法西斯的腐肉  
一塊塊地爛落

註：磁落脫是波蘭的貨幣名

# 星與花

丁民

## 一、星之歌

### 大熊星

在開闢黠藍的夜空裏  
大熊星射出銀亮的清光

極北的寒冷不能使它抖落  
長夜的寂寞也並不感到厭倦

它以不變的堅貞守住崗位  
向黑暗作頑強的嘲諷和反抗

艱辛地在夜裏跋涉的人  
你們都不消道路迷失了方向嗎

請抬起頭來轉下頭

大熊星正舉着發光的手在向妳指示

### 星河

曾經有多少詩人

歌頌過星河及關於星河的故事

而我，卻忘不了故鄉的諺語

——河懶西，吃鮮米

星河的尾身年朝西了

故鄉的農人們可曾收獲起香糯的新米

怕是新米不屬於種植者

他們收穫的只有河水般流不乾的眼淚

### 扁担星

看到三顆並排的扁担星

我就想起了那些扁担過活的人

他們把潔白的蠶繭挑到絲廠裏

把肥大碧綠的菜蔬挑進市場

扁担磨得變彎的

担子上掛滿了他們一大串的熱望

回家時，担子儘在晃盪着

一頭挑着衣料，一頭挑着鮮魚

如今，他們的担子格外沉重

他們挑起那恥辱和苦痛

### 晨星

晨星隨着黑夜萎謝

晨星卻在黎明之前爬上東方

它披着一身灰白的寒衣而來

靜開度級納根翅妻象明

它聽到林間第一聲鳥叫  
看到綠草上第一顆露珠的滾落

它點着牛鞭去河邊飲水  
它指引鬮象上滾新的獸仗前進

爲期待鮮紅的朝陽條臨  
驚激動得不住地退身顫抖

太陽發開暗雲升起  
它卻甘願在光輝的際會中殉身

一九四二、一、二二、

## 二、野花一束

### 迎春花

白雪剛從隱僻的山岩消融  
迎春花已向行人綻放出笑顏

它不顧忌風寒的毀傷

第一個給人間結束了春的消息

農人由於它殷勤的指示  
開始驅牛到田野去耕耘

村姑把它眩耀地插在髮角  
然後編織起許多青春的希望

一場急驟的雨也許把花打落  
而春天卻會更加溫暖和繁茂地走來

### 紅蓼

紅蓼開在秋天  
紅蓼開在秋天的河邊

秋水是清靜的  
紅蓼則甯靜而蒼寞

它把孤單的身影映在水面  
像把自己浸沉於逝去的記憶

秋風吹過它一陣寒顫  
多麼衰老了呵，就連嘆息也如此無力

於是紅蓼將日漸褪色  
河水也會被堅冰凍結

### 牽牛

牽牛在野地裏蔓延  
用自己的脚開闢着道路

早晨，它張開巨大的口  
向清新的空氣深深呼吸

白天盡了，花就斂起  
唯有在太陽光下它才舒吐

沒有芳香，顏色又那樣素淡  
它並不想藉這去博取人們的喜歡

如果誰去摘它，它就枯萎  
它只慣在野地裏自由蔓延

### 映山紅

黃土的山谷多麼貧寒  
連一棵小樹都不在這裏生長

只有滿山荒草和荊棘  
鎖住了一片永恆的寂寥

# 曠野篇

李雷

攜帶一顆虔誠的心  
我走向了自由而空闊的曠野

曠野里 早晨 草葉上凝着露  
傍晚的湖水 流着清涼的影

春天來了 曠野底岩頭有鮮花  
秋天到了 曠野底林蔭中掛着紅葉

我聽到過 在曠野底山邊  
炸艇所彈奏的輕柔的音樂

我聽到過 蔚藍的空氣里  
飄着雲雀底歌

我看見那神聖的老人  
沿着曠野大地播種下金黃的顆粒

我又看見那古英雄的紀念碑  
他們是睡眠了，但，靈魂却永生在詩歌中

我生活在曠野里 白天太陽賜我以光照  
夜里有月亮和星與我同行

有時 我以那蔚藍的天幕爲樹歌  
睡臥在曠野底陶器上

有時 我如同一匹駿捷的小鹿  
跑到潮溼的岩邊去飲那清涼的流泉

在這曠野里 時而有牧人帶着羊羣  
從遼遠的山外來

用他那質樸的語言  
給我講述一個開闢這曠野的人民故事

在這曠野里 時而有無盡長的戰隊  
橫過了山谷和平原

當他們行經那碧綠的大牧場  
空氣里就瀟灑着那有力的英雄底歌

呵 我愛這曠野 堅實的曠野 廣茫的曠  
野  
在靜穆和光輝中的曠野……

出來吧 我底朋友 我底愛人  
聽我以顫顫的聲音 唱出一口曠野底歌

沒有流泉，沒有道路  
野獸怕都會覺得悽苦

可是看呀，在蔓草封蔽的谷口  
一株映山紅卻展放得那麼豔麗

「山花寂寞紅」，誰這樣說嗎  
不，盡着它遺荒谷才減去了寂寞

## 蒲公英

蒲公英開着悲哀的黃花  
那是樸素的不被人注意的黃花

蒲公英帶着我的懷念  
年年開在母親的墳前

蒲公英帶着母親的靈魂  
年年開在我沉默的心頭

沒有誰播種，蒲公英年年開花  
母親死去十年了，我的懷戀也從不模糊

啊，母親的墳荒蕪到怎樣了  
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去給它打掃

# 母親底歌

陳殘雲

島上底夜是多感的  
走過這條街 這條

什麼顏色什麼國度人都有的

寬敞而高雅的海濱的街

我看見一個最駭險

而又最瘦弱的影子

這便是我自己

然而

我有那些忙碌的夜行人

無法想像的驕傲

因爲我有一個

拖着疲弱的眼淚

拖着這年的不幸和悲痛的

有冤有恨有積鬱的母親

因爲我看見

可憐的母親啊

從被擊騙 被盜淫

被毆打 被迫害

被毒殺 被出賣的

一切摧殘人性的深坑里

悄悄的站起

因爲我看見

母親站起來  
用自己底手

撕去舊時的

賤價的哭泣

昏睡而衰老的心

夢一般的戀古的憧憬

凝望這雙褪色的紅鞋

失去光彩的舊金釵

鎖着生命的銀手鐲

都一齊拆下了

勢到不能再浮起的海底

她要抬起頭

望一望陽光閃爍的大地

她要掙起明亮的惡眼

看那侮辱她的強徒

死蛇一樣地躺在她心頭邊

就這樣站起來呀

跨過了狂飈的風雨

跨過了坟墓

向綠野

向紅色的花園

我底苦難而慈愛的母親

站起來啊

從新照一照鏡子

抹一把臉頰的塵埃

母親笑了 笑了

笑得像三月底山茶花

然後唱一回

青春的讚歌

因爲她看見自己

仍如深藏着熱力

深藏着歡欣與理想的少女

又年青又美麗

這便是我底母親

從黑夜跑向黎明的母親

啊 有這麼崇高之母的兒子

爲什麼不驕傲

即使

我們那個破落的舊家

仍有抽鴉片的 不長進的

偏心的 敗家的

不知丟臉的兄弟

而母親的晶瑩的眼珠

却苦我們不可消失的希望

那麼我爲什麼不驕傲呀

就是島上的夜街

不同顏色不同國度的行人

都同樣會驕傲的

假如有道樣的母親



# 眼睛都睡紅了（外一章）

蘇金傘

槐樹蔭大又風涼，  
像一個深湛的池塘，  
下了工，  
老牛臥在溝渠歇晌，  
上午  
犁了一架山，  
紅色的汗，  
沉澱成二盞醃眼，  
任憑：  
槐花落了一脊梁；  
蟻蟻在肚皮下推車；  
小蘆花鷄  
站在角上學叫喚；  
也沒驚動一根睫毛，  
而且  
從穀田裏  
奔來一隻赤角雷，  
在路邊暴跳着，  
響和他低頭，

而他還酣睡未醒呢，  
等主人來牽他吃草，  
他才用尾巴揮一揮  
屁股上的灰塵，  
慢吞吞的站起來，  
——眼睛都睡紅了。

## 斑鳩

叱咤一聲，  
呼開了冬的閘門，  
千萬條溪流，  
一齊擁進；  
而且叩了一株樹又一株樹，  
枝條  
挨次睜開了眼睛。  
他又想起  
去年臨走時，

在地下埋種的雷根，  
現在應該結成串串的球莖了吧。  
於是先呼來一陣雷雨，  
鬆鬆土壤，  
然後仰住閃電的秧莖  
向上一提，  
呼呼嚕嚕  
一下子都拔出來了。

草芽  
頂開一塊土皮，  
怯怯的側目巡視，  
驚訝着：  
——是誰呼喚我？  
一看  
雪已不歸在身邊，  
自言：  
世界又輪到我們作主了，  
多謝斑鳩叔叔！

## 爹娘·我 立方

爹娘是農人，  
不是還糊塗的  
忙碌在故鄉的原野上嗎！

喜歡說：「不乾不淨，喫了沒病。」

皮膚受傷了；

那黃沙土和雨淚

蒙蔽在血口上；

把莊稼刺透窟窿的

土布鞋裏

燒成灰當樂吹。

當當不穿鞋的腳板

確硬的厚皮

在散落在莊稼葉子的田隴上踩着

嚓嚓的發響。

他們哪會知道

土壤有什麼成份呢！

他們只明白

這樣的土地長紅薯

那樣的土地長麥子，

在家南種黃荳

家北種穀子。

爹娘是農人，

張着淚眼

看天上的雲，

## 我們班裏的花

魏巍

你是我們班裏的一朵小花呀  
我的兄弟！

戰鬥的風吹着

你搖擺在我們的靈魂裏

我們是孩童般地歡喜你呀

而當你爸在保定遭到不幸時

你還沒有到我們這兒

你還是一朵小白花呀

飄盪在仇恨的海水上的

一朵悲哀的小白花呀

啊，你竟來了

母親的雙臂拉不住你

仇恨的海水漲得你這樣驕傲

指導員還沒說完一句你年紀太小

你眼裏就含滿了那滾滾欲落的露水呀

呵，我的兄弟

我的驕傲的美麗的花

戰鬥降臨了，多麼可駭呀

你突變成一隻驚鷹飛向敵人

像我扔在空中的手榴彈一樣勇敢  
在敵人青色的堡壘上

和遍洒着敵人和我們的血的古長城之邊

你燦爛地開放了

我的可愛的小花朵

作點文化娛樂吧

我們實在孩童般地喜歡你

我的甜蜜的小花朵

從你那黑瞳仁裏

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幸福

像從你眼裏看我的影兒一樣清楚

啊，兄弟！甜蜜的花朵

讓我們再靠緊些

快攬上你的小馬槍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在鬥爭裏死掉我們也沒有怕懼

因為那時

實實在在像金子般的幸福

會像太陽和空氣一樣被兄弟們所獲得呵

按捺雨後的泥土，  
聽莊稼棵里的風聲……

夢娘是農人，  
我呼喚在夢娘的身邊呵！

現在

我打不滿意的學校  
走出來。

我生活在高原上，  
和同伴們一致的  
參加戰鬥。

我  
昂起頭

站立他們中間。

將來

我們會依着溫度計去播種，  
點着晴雨表晒莊稼；

七月底

高粱泛紅米的時候，  
成熟的稻頭上空  
有測風器飄動。

而且

有個好劇本  
像在我參加過的慶會場上  
到我們的村莊開演！

一九四二·六·

## 燈花邊的夢

鄭思

燈草，燒開了一朵燈花。  
燈花邊

漫着昏黑的夜，  
和古樓底，夜的寂寞。

歪着看燈花的臉  
感情的，入睡的臉，  
胃起一團團的夢……

高原上的夢。  
跨進溫暖的城門的夢。

……人羣，騎馬的羣  
挺立的

山峯，城壕的羣，村野的羣……  
披着爽朗的陽光  
有無窮一樣射眼的，壯烈的戰鬥……

年輕，真純……  
火一樣照得透的  
革命的熱和愛……

歡呼！人的，馬的，河流的歡呼！  
激盪的歌  
擁着……  
奔向塞北的英雄

守衛草原的英雄  
走入山林的英雄  
打馬過黃河的英雄……

剛強的，壯烈的，鐵的！  
花朵一樣幻現的  
夢。

以彈簧一樣的衝動  
我撲過去  
投進去了！

混在那里邊笑了！  
混在那里邊死了！  
魂魄，  
混入了打馬過黃河的英雄……

醒來  
拭乾了荒唐的涎水  
捧着臉

陰下幾顆眼淚……  
一朵暗弱的燈花

漫着昏黑的夜，  
和古樓底，夜的寂寞。



# 路

## ——給受難的中國兒女和母親

逢美

路  
崎嶇地

繞着原野，  
繞着河邊，  
翻過山……

孤獨的草舍  
長住的蝮伏在路旁，  
一隻落毛的瘦犬，  
無精打彩的睨一眼陌生的面孔，  
嗅一下陌生人的衣衫，  
垂着尾巴  
無聲地走了那寂寞的家。

寂寞的家呵！……  
在那遠遠的藍天下，  
擁擠着，  
高樓聳入雲頂，  
生活迫着人們笑，  
迫着人們哭，  
迫着人們唱！  
流浪的人悄悄地

被迫死在路上，

走吧，  
我熟悉這一切，  
我曉得一個怎樣寂寞的家，  
在那裏，  
被迫的中國兒女  
在哽咽裏頂壯。

我曉得  
在那遠遠的藍天下，  
這一幢幢高樓，  
那擁擠着  
然而那麼荒涼的街頭，  
孤獨的流浪者，  
在絕望的黃昏裏徘徊，  
在冰冷的中夜低聲暗泣。

走吧……  
你這一隊隊馱馬，  
響着悠遠的鈴聲，  
從每個被殘暴的敵人毀滅了的城市

匆匆地把貨物帶到那裏去！

穿過無敵穩熟的鄉村，  
流亡者看見異地的田園悲傷，  
拖走着一架破爛的木輪小車，  
他們把臉睡的孩子放在車上，  
重重的戰車隆隆駛過，  
在後面揚起塵土，  
揚起塵土，  
「孩子呵，  
戰爭  
是你的奶汁……」

走吧，  
你——  
白髮的老母親，  
這麼久久地彎曲的腰幹，  
應該撐起來了，  
眼淚的回憶  
本來會使喉嚨發寒，  
然而今天指給我們方向的，  
還是曾經把我們很久很久地  
葬在絕望裏的災難的朋日哩。

## 畫題一二首

胡危舟

### 一、給陽太陽

你描繪這顆大樹的折倒麼

我底好畫家

著着很好的顏色呀

你畫個鐵匠打着復仇的刀麼

我底好畫家

那刀是他的，你的，我的呀

你捉住了一個「寂寞」的構圖高興着麼

我底好畫家

那是你捉住了一個生活，一個知識呀

無數無窮的眼睛交流於你寫實的「山水」呀

我底好畫家

那山里有煤礦，水里有解糧船呀

你在最陰暗的屋子里畫着最光熱的風景吧

我底好畫家

你竟掘着紅土作顏料，撕舊衣裳作畫布啦

你病着也笑着自己病得有意思麼

我底好畫家

健康些，準備給大家坐着火車來應你底畫展吧

(下接十八頁續排)

一重烟，一重水

掛起擎天繩網

遮蓋你，我

遠處的山岩，寺院

近河岸高撐的帆樑

這一塊荒蕪的平野

剛醒，蒼白呵

一尺遠，就不見了你的影子

你在喊！哎！好容易

你的聲音像來自

河底，或者湖澤的邊緣，山的校纏上

讓我坐在這風看

遼闊的曠野陷落了

濃濃密的，乳白色的

是它崩陷下去滾起的烟塵

一個窮人挑着水桶過去了

兩個軍官擱着馬靴過去了

一條花狗夾着短尾過去了

他們陷進了這死寂的痛

踏上了痛的邊緣

哎！一聲輕微的沈默

他們不見了

乳白的烟塵，更披猖

讓我坐在這風看

曠野陷落了

無數的黑頭招着手

人跟着黑窟走

大眼走進去

影子一點，一點，淡

黑窟于是封閉了

這里封閉了

另一處又打開

開了的隨即又閉上

像一些沈默的窗……

太陽，悲愁的

被禁錮在烟水的那邊

如一側白色的圓形剪紙

貼在空漠的露天轉幕上

風吹，雨打

都會使他落下……

但他是久跑江湖的賣藝人

不久霧幕被收拾了

金鑼一響

他跳出圈子，接着

要一套金刀金槍……

你看見了嗎

這金甲力士超人的武藝

現在我們兩人到近處談談

我們從迷火的煙水里走出來

看面前，這一條碎碎的路

一月八日。

(寒夜小輯之一)

## 原野懷思集

方然

——寄力揚，李雷

I

有人夜深，  
來在原野上哭泣。  
月亮出來了，  
他丟棄了紙燈籠，  
雙手掩面哭泣。  
彷彿一切在追視着他，  
一切在靜靜地  
等候着他回答。  
他不敢發出聲音，  
他以為那是聆聽。  
他不敢拿開手掌，  
在淚珠中，  
他更看不見哪里有誰的足跡。  
前面是一片樹林，  
他不敢走進去，  
怕那那葉縫間漏出的月光  
像是墳頭燐火，  
與那些葉子索索顫抖的聲息。  
他像是神話中人！  
——脚旁有被自己親手殺死的

兄弟屍體，  
額上有罪惡的印記；  
上下四方都是  
未發出的詛咒與  
懺悔的催逼。  
也沒有狼叫，  
也沒有雞啼，  
也沒有寒風蔓草，  
孤魂野鬼底嘆息。

CI

有人黃昏，  
跪在草原上，  
枕着一隻手，  
嘴里嚼着草，  
一隻手拍着草原，  
閉着眼說：  
「一而晴！——  
我要死在這里；  
我沒有原國地活着，  
我卻磨滅地死。」

這時候最好，  
一切歌子都不適宜，  
只有草原是芬香的。

3

太陽落山了。  
我在原野上，  
想着那一切的期望，  
小時候  
母親告訴我  
一個最悲慘的期望的故事：  
一個母親牽着孩子，  
爬上高山頂，  
拭乾淚水望着大海，  
望着爸爸甚麼時候坐船回來。  
春也望，  
冬也望，  
把血肉望去了；  
在一天黎明里，  
變成化石了。  
孩子緊抱着母親底大腿，

對着大海。  
下面的海水呀，  
夜里嗚咽地走來，  
又哭着回轉。

我緩忍地給予母親  
一個哭瞎了眼睛的期望。  
我在萬里原野遊蕩。  
衣角上帶着一顆  
母親用紅錢繩上的  
能避邪驅鬼的古錢。

我有着  
咬牙拚命的期望了。  
即或是那  
堆着石滾子上高山，  
或是揮着斧子砍月桂樹的  
永遠的期望嗎！  
我有了忍受的力量！

原野黑曠了，  
有三根香火插在地上。  
淒厲的風聲叫着走了：  
「小……五兒眼昏回來，  
三魂七魄回來！」

大風起來了，

## 泥 灣

孫藝秋

——寫給×××。

人都說：  
江城的天氣  
是一張少女的臉。  
她愛哭就哭，  
愛笑就笑……

這幾天老是落雨，  
江城的街巷，  
在寂寞裏幽泣。  
野狗像是水邊失足的小孩子，  
偷依在人家的門前。

午后，我踩着泥濘，  
從街上回來。  
看見一封用歪斜的字跡，  
與破紙寫成的信。  
它曾經在遙遠的路上，  
被風吹雨打，  
太陽與星光的閱讀。  
灰色的字，  
像一位久被折磨的人的頭髮，  
而黃色的紙張，  
亦正像窮苦人的臉色一樣啊！

我不會馬上把它拆開，  
我知道這裏面是些什麼言語。  
總使我勇氣打開它，  
而且把它讀完。  
但我知道，  
我沒有力量來管束我的眼淚的。

我拆開了，  
我讀完了！  
嗚！……  
外面的雨，  
綿綿的落着呀！

今夜的信，  
下得像一對信。  
一封千言萬語的，  
痛苦人的信啊！……  
它一滴一滴的，  
是你信上每個字的聲音，  
訴說愁苦與淒涼。  
使我想到千里外的今夜，  
你一滴一滴的淚，  
悄悄落在，  
睡着的孩子的身上。

柔油燈黃色的光焰裏，  
你瘦弱的影子，  
印在土牆上的抽咽的肩頭……

我想寫一封回信，  
寄給你幾句安慰的言語。

說說這幾年，

我怎樣和死亡鬥爭，

怎樣和希望鬥爭；

我走過的萬里路程，

滿是荊棘。

並且說，

在沒有得到勝利的時候，

我們活著是必需的，……

但我沒有寫，

我明白，你比我更清楚，

我在白紙上只寫了兩句話：

——在泥濘的路上，

釘鞋是人們的奴隸。

在貧窮的日子，

我們是別人的釘鞋啊！……

你，和你的不識字的女人，

還有兩個小孩子，

赤手空拳的走過了半邊國土。

孩子們漸漸長大時，

你們却慢慢瘦弱了。

你們和別人一樣，

要吃肉，

要過每個春夏秋冬！……

四年時有一個夜晚，  
在一片荒山裏，

我們投宿在一個村莊上，

老老少少十餘口，

只有你和我，

還年青，……

那是一個大雨的日子，

山雨晝日泥泥的下着。

我們像螞蟻一樣，

在山坡上滑。

老的翻了，

幼小的哭泣起來。

我們，

如在一個惡夢裏一樣，

看着家人在痛苦中熬煎。

我看見從你血紅的眼睛裏，

滴出淚來，

被雨水一次又一次的洗着呀！

夜晚，

我們就宿在那個小村裏。

我們第一次，

伸出了乞求的手，

求乞別人的同情。

我們燃着蒿草，

烘我們溼淋淋的衣服，

溼淋淋的心。

蒿草的白煙，

使我們的眼睛，

怕怕流淚。

一夜不能成睡，

你嘆息，

我本關心酸。

在人靜的時候，

我聽見，

我母親的低咽，

從隔壁傳來……

而外邊的雨水，

正像我的悲痛一樣，

排山倒海的，

向我壓來呀！……

在泥濘的路上，

我們會緊緊的，

握過手的，……

當我們，

千山萬水；

從北方，

來到××時。

我們的憤恨，

使我們變得年青。

而我們的感情，

亦因之而堅硬了呀！……

秋天是不愉快的季節，



送你走向更遠的北方  
別帶着再化不開。  
我凝望着，  
你們灰色的影子，  
漸漸漸濃，  
隱沒在叢林後而去了。  
清晨的太陽，  
正射到落着黃葉的，  
林木中間！

沒有看見你愁苦的眼，  
已怎樣的時日了。  
雖然有時被懷戀的鎖索，  
不時捕捉。  
但我徵幸你那變寒冷的眼，  
不再襲擊我了。

不想告訴你，  
這幾年生活上的痛苦，  
亦不想告訴你，  
風聲的狂瀾上——  
荒涼的野店，  
與多少異鄉的黃昏。  
要給你說的，  
是一支鋼質的筆尖，  
蘸着血和淚，  
寫在心的鐵板上的，  
——自由！  
是一天比一天的，  
深刻了。

生的路途遙遠呢！  
而我們的脚下有更多的泥濘。  
自己滑倒要自己起來，  
何必把手伸給別人呢？

## 論貧乏與摹倣

方然

### 讀詩筆記之二

送來，我常常讀着大後方一些雜誌上的詩，我總想到：題材空虛，語言貧乏。這歸根到底是由於一些詩人們生活底委瑣。

我知道，模倣於戰鬥生活的詩，因為種種困難，我們在這里就不容易看到。例如，在「文學月報」上我讀到了尤洪底「英雄曲」，這樣靈動的詩，這位詩人底前路當然是廣闊的，可惜這樣作品我們就不能多見了。

於是，為我們所常見的就是這樣的作品：愛與憎，情感與理知不能自然地熱烈起來，酸腐地深激起來。於是，詛咒與歡呼便是那樣無力了。不但這樣，而且還有一些有意地不真實，假哭假笑，捏着嗓子喊，還是肉麻。

他歌頌着羅米修士，春天，黎明；看着星星而現出激動，看着雷雨而現出狂熱。然而就是一個空虛單調的調子在朝向幾個特定事物而波動，波動底高低都是同一的。我們讀者，可以像天文家一樣。看到某種天象變化便可預言我們底詩人要寫出怎樣的詩篇與怎樣寫，我們的詩人便像術士一樣，有他的法術靈性，記着一定的咒語，朝着一切東西險吟有詞。你說他不該嗎？這當然不可以。這是人類底天性，這是時代的忠實與歡樂呀！你問他為甚麼不

知道天性，情感與理知更深刻複雜具象起來，有血有肉動生起來呢？那末，這就要我們底詩人多吃一點苦頭了。這就要在「言難盡」的生活中去深掘了，也許性命要置之於度外的。中世紀的虔信者，為着證實他的虔誠，他還要經受考驗（Cruelty），水的考驗，火的考驗，鐵的致驗呢。

韓愈說過一句有力的話：「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我們的詩人為了求一點小名，而大量地那樣寫來，結果怎樣呢？果戈里說着：「往往因為一種可憐的渺小的欲望，忘却了崇高神聖的義務，向無聊的空虛里去找偉大和尊榮。」結果找着濟慈寫給自已的一句墓銘：「這里埋着的是一個名字寫在水上的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呵！

那麼多人患着癡癡病，那麼多人患着神經過敏；有人在分行截句寫着地理與歷史的教本；有人在打謎語；有人在寫蛇呀，貓呀，小花呀，甚至廁所，而作與像寓言樣都湊上一筆「含義」；有人硬是要從「鉛管里」寫出「高朗的笑」來；有人「在愛人底懷抱裏寫着戰鬥的夜歌」；有人在拉幾個人出來，每人嚷幾句

，這就成了「大衆合唱」詩……  
 有一先生說過「詩壇的混亂」。這些是空虛的混亂。混亂尚不足懼，如果是真實的話。

豐富的語彙底源泉是在哪裏呢？語言貧乏，這是當然的事了。於是有些詩人說他不得不求助於文盲了。字句窮不足，還得搬出「楚辭」一底「兮」字調；寫出千行長「詩」像連詞七字唱。

許多詩篇是摹倣別人而製成，我覺委婉一點就是受某人影響。艾肯底學調，手法乃至詩句被摹倣着。艾肯底樣寫「太陽」，他就怎樣寫「雷雨」；艾肯底「北方」有很多地方是受凡爾哈倫(H. Verhaeren)底「原野」的影響，而許多詩人更在那裏東也「荒涼」，西也「寂寞」，牛也「悲哀」，馬也「憂鬱」，「x呀，你x呀」，「黑色的靈魂呀」，「寒

冰封鎖住：呀」……於是，便像法國宮廷詩一樣：「只有特選的高貴的音調與反覆使用的表現語，而它們所產生的正是同樣的思想與同樣的情感。」

我們底詩人底調子怎能汪洋恣肆，怎能不單調！

摹倣並不一定低能。如果把它理解成學習諸大師底精神與技巧，這是應該的。我們應該向海滋學習情感，向塞來學習深刻，向拜倫學習狂熱揮灑，向勃士比亞學習瑰偉，向尼格拉沙夫學習尖刻與沉痛……不應該只顧跟着套用一下書卷「西風歌」底末句，更重要的是去認識他們是怎樣地傳揚出時代底憂患。

只把摹倣認爲是摹倣着語句底「排列與組合」，這是最下等的，絕無甚麼出息，這與果所說的：「一個作家只奴隸式地追蹤着旁的工作遺在路上的足跡」都够不上的。

勃蘭兌斯(G. Bantjes)在論施萊蓋爾(A. Schlegel)時說：「同時在柏格爾的影響下，他把技藝的完整看作一種純外部的特質，那可以由極力的修飾而獲得；他現在看出完整的技藝是有着一種內在的本源，那便是在實際上風俗的統一是一般的精神之類型所限定。」（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第二冊頁六四，傅楷譯）。

這「一般的精神」是從哪裏來的呢？是植根於生活的。

這「鑄製」是怎樣「鑄」的呢？決不是一點貧窮的語言，與浮光掠影地摹倣所得的手法所能辦到的。

深廣，真實，嚴肅！這是生活與學習的問題。

我這雜感是據此而發的，當感這只是一部分的問題。

（上接 13 頁「畫題三首」）

## 二、給小畫家

你不是頂愛狗子麼  
 你不是叫媽媽給隻狗子上衫麼  
 你不是把斷了鉛筆，畫個狗形  
 就笑嚷着：「我畫一頭大狗呀」

而怎麼又向狗子哭着吵架啦  
 怎麼狠狠地再畫一頭大狗子  
 和一把小刀，喊着：「殺死牠」

哦，狗子搶了你底襖頭啦  
 你懂得這是仇恨麼，我底智慧的小  
 畫家

那末讓爸爸帶你去看看別的小狗吧

## 三、卡通

我愛吸這齋膏眼睛的自捲煙啊

我愛那煙圈里映着的  
 是我一天天迫向窮困的  
 受屈的卡通啊

彷彿飢民們底糧食被搶走了一樣  
 我那枝昨日所愛吸的香煙  
 被一班不辨煙味的傢伙作裝飾啦

好吧，你讓我默默地捲着吸着吧  
 等到薰瞎了眼睛的一天

我相信會擦着孩子們底頭  
 吸一口比昨日更濃醇的香煙  
 去繪製我新的卡通啊

# 不能作為詩論的詩論

方殷

魯迅先生對「做文章」，曾有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鑲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體彫花，中間挖空，却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爲凳子了。」這對於「做文章」的大道理，可說是「一語道破」。

詩，當然不能例外地，是應該包括在魯迅先生在這裏所說的「文章」以內的；因之，是對於「做文章」的大道理，同樣，對於「做詩」，也有不容不曉得的明確的真理在！

詩，太「毛糙」了，會被人家視作老太婆的無倫次的說話；而太「彫花」了，則會被看成那不過是戴了美麗的假面具而又「人」樣地裝扮起來的結縷而已。

詩，是感情的作物。那以一個「既成」的「套子」，所「套」出來的東西，究竟不能算作真的詩，或好的詩。

詩人寫詩，在他對心他所要描寫所要表現的事物的「感情」，還未完全「燃燒」以前，最好是不動筆。否則，那所寫出來的詩，一定是萬分「扭捏」的！

詩，不是「做作」可成的，但也不是只憑着一感情的衝動」，可以「一躍」了事的。

太「做作」，你就會犧牲了你的真感情。而當你過份「衝動」的時候，你是會不小心地掘開你那「感情的河堤」，而「氾濫」成災呢！

詩的語言，應是最精潔的，而詩的形象，也應是最典型的，最能代表所意味的事物的。

在詩里，如果我們描寫夜的靜，你就把那最能代表那夜的靜的部份，以及那與你所要描寫的事物的有關部份，以最簡潔的手法表現出來，就足够了。但如你以「靜的夜，靜的小河，靜的遠山，靜的樹林，靜的房屋……」，甚至「靜的毛鷄」，或是「小草睡着了，星星睡着了，月亮睡着了……」最後連「老鼠也睡着了……」等「手法」，來一直「靜」下去「靜」下去，恐怕你把天地萬物都寫完，你也覺覺得你還沒有「靜」完，「睡」完呢！

這樣，你的「詩」，是「拖」「長」了，你也會自鳴得意地認爲自己是已經寫了「長詩」；可是你沒注意到，你却浪費了自己的感情，糟塌了詩的語言；就連在詩創作上最基本的ABC的原理，你也給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時代給予詩人們的感召，是太複雜而且太

偉大了；因之「下筆千行」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

我們並不蔑視「長詩」之「流行」，可是我們堅決反對：以爲自己是在寫「長詩」了，便把一根小草，寫上三幾百行而不涉主題。我們更反對作駁地輕視那些把最壞的散文分行排列而且毫無必要的以一個字兩個字作一行的所謂「長詩」！

在詩里，引經據典，或是使用某一地方土語，稍讀者不明出處，而加以註釋，這是必需的。但，除此而外，我們現代的人，所寫出來的現代的詩句，如果再需要加以「註釋」，而且這「註釋」，往往要比原文長上十倍百倍，那我們認爲：像這樣的「詩句」，不是所說的不是「人話」，就是只有一個人「自己才了解的」事。

像「眼睜一個蚊蟲向孩子飛去了」的「詩句」，據說是「他的痛苦和探試」形式的氣魄，是一般朋友所不友的「詩人」所寫的，而且「解釋」說，這是「我是說生命力呵！」然而，我親愛的讀者，你能在這中間，看出什麼所謂「生命力」嗎？

原來，寫出這詩，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了解他的時代，已經早過去了！

詩，在形式上「襲人高白」，尙可饒恕，但在內容上，在內容里所包涵的詩人的感情上，如果也是隨着旁人的「鼻孔」「出氣」，那可說絕對不可饒恕了。

因此，我們說：某一詩人的詩，必須要有他自己的風格，那拼命地跟着人家背後走的，是終不會有所成就的。

新詩短話 (A節)

胡危舟

1. 戰爭是兩種不同目的之激烈的感情所要求的表現。戰爭是感情的。戰爭的時代是詩的時代。誰喊着「抒情的放逐」，無疑地，他先會遭到了詩的放逐。

詩，永遠是表達著作者帶着生活與時代的脈搏相通的體驗的抒情啊！

2. 偏愛V·雨果的長句的，不必鄙棄馬耶可夫斯基的一字一行，必學的，是去研究某一首詩是不是已達到它恰恰所要求的某一形式的頂點？

3. 誹謗那些一字一行的形式是非詩者，他往往不誹謗自己的幾十字一行的詩句，寧比不上價值的一個標點或一個空行之所以給人的感覺與印象。

4. 以為單音節的中國字不能以一字寫一行的批評家，他忽視了這一個字的所能表現的形象，意象，節奏，和感情的轉換；所賦的具體的感覺。

5. 詩的分行或跨句，是表現某一形象，意象，節奏；……的聲、光、力的詩的特殊的本能。而過着專究修辭學的校對人，他會自主地把數行併作了一行。

6. 散文分行寫總是散文。而詩句連疊起來，却像小學生的處女作

文。這也就是詩與散文的區別。

7. 曹可註明它是「仿分行的散文體」，不要把它硬來冒充詩。

8. 自己的詩應該是自己的詩論，悲哀的是兩者都是享受別人的。

9. 風尚地，歌頌太陽的詩篇，會使讀者老是遇着耳蝕的。於是那詩

里的微菌滋生了。

10. 每句都講求形態和每句都苛求詞韻的，結果如演啞劇和開唱機一樣。

11. 每行都要發句的，往往寫的是「米子家訓」，或播播欲擊的發句。

而發句像閃電般向你掠過的時候，你却無緣捕捉它。

12. 選取小事而可能比寫大題目者高明，但不必向著其扭抒情啊。

13. 以譯品來批判它的原文的節奏，這節奏依然屬於譯品的。

14. 譯詩常常使我們破滅了對名作的希冀。

15. 感情與熱情已有程度上的差別，却偏有把火氣看作熱情的。

16.

把小說、戲劇、雜文……的素材，割愛給小說家，戲劇家們吧，生硬地裝上了詩的「套子」，那是冒著詩人的榮譽，而又不知拿什麼和為什麼要做詩人的冒險家。

17.

有些人很可以寫詩里人的對白，去試驗自己的技藝；那末他會發現過去所寫的都是比較巧妙的說教。

18.

火與血的足跡，往往烙在小小的草芥間，但「田園詩」里的草芥，却滴上了露珠，雨珠，和詩人的指甲縫里所彈剔出來的污珠。

而「火與血呀！」的詩篇，也常與靠著編輯人所畫的紅墨水的氣憤作陪襯。

19.

像統計似的，把星、月、雲和天河……湊成了天的邊圍的，那個可憐的天幕啊，僅有他的詩聲那麼大。

20.

教人學習詩經，楚辭，以及李杜等人作品的，可能地，他所發現的李杜的影子，僅是東北義勇軍首領的李杜將軍。

21.

假如一首詩是一排軍隊，那末一節詩便是一班，一行便是一個單獨的戰鬥兵；可是詩人啊，你到底使每個士兵都有你所要發給的武器麼？

22.

出於顧八奶奶嘴里的文明詞兒，是多麼刺耳呢？你却在那樣的詩章里聽上了別人底佳句，這是多麼不雅觀的癩痢頭上的一束假髮啊。

23

屬於「信不信由你」的形式，你也搬來壓住自己諷刺的腳板麼，這種怪胎始終被跨不開步了。

24

不幸啊，那些首先暴露着作態度上的黑暗而的警詩，它居然負着暴露社會的黑暗而的使命啊。

25

不標榜自己上過火鏡，遭過……壓和坐過監牢的詩人，就不配被人敬愛麼？你這劣等功利主義的撒謊者，我們還敢要求你詩的品格麼？

26

標點或符號，可以作為詩底精神上的零料，但它以不損害詩尾髓為原則。

27

要求美化的時候，不可忘記「美」中景象的具體。

28

詩是太陽，它給予我們的不是會紅藍綠橙黃紫的常識，而是它底燃燒力與熱。

29

如果詩人底世界觀是底腐爛，那末它底該是血劑，不是麻藥劑。

30

把ABC寫成愛皮西，或者把一百元寫成壹百圓，或者所給的印象與感覺，有時是會不同的，那末在應該寫阿刺伯字母的地方就大而真實地寫下去吧。

## 紀念太戈爾

靜聞

新文化運動開始不久，太氏的好些著作便被陸續介紹到中國來，詩歌方面像「飛鳥集」，「新月集」，戲曲方面像「春之循環」，論文方面像「生之寶鏡」等。這些作品都獲得相當的讀者，特別是詩歌方面的著作。我們如果沒有忘記，有一個時候，飛鳥集式的小詩曾經非常流行，便可以曉得太氏著作在新文學運動上影響的重大了。除了作品及論文外，還有介紹太氏山林哲學的整部著作。而且他老人家又編過我們的國產來看梅花聽古琴，和對中土「偉士」講說他的天竺新佛法。當時雖然有一部分人士在講座上發布反對傳單的不快事情，但是，一般地說來，他是很受歡迎的——至少是很受注意的。

他老人家在去年八月間去世了。這離開他在中國文壇乃至整個文化界受人歡迎和敬慕的日子，並不怎樣長久。但是，當他的死訊在報上披露以後，我們的文壇對它好像頗為冷淡。紀念的短文雖然也偶然看到一些，但是那不過倒反映出一般冷清的氣氛罷了。雖然還有中印學會的公祭的盛舉，但是，那發動和參加的並不純粹是文壇中人，至於它的意義，恐怕是政治的遠超過學術的。把這種情景和幾年前戈理基去世時候，學藝界的追悼狂潮比較起來，把這和十幾年前對他老人家的歡迎盛況比較起來，頗叫人有些冷熱不齊的感覺。這種學藝界的表現，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它顯示着對於一個人物崇拜的時代的意義——雖然從我個人，覺得我們文壇對於太氏去世的冷落表現，未免稍近於薄情些。

我在過去不是太氏的熱烈的歡迎者，而且對於他老人家的著作也頗待重不算多。但是，我對他總有一些眷戀。我曾因為讀

他的著作而神往，直到現在，我所最愛的一些藝術家家中，他還是佔着一個適當的位置。兩三個月前，我寫過一首追悼他的詩，但最我的詩筆是那極蠢笨，它不能夠力強地表達出我的心情。現在拿筆來寫這篇紀念的小文，並不是想打敗我們文壇對他老人家的冷淡，自然更不是想落井下石地給與以攻擊。我只是想寫出一些對於他老人家的懷念和感想。

我已經記不清初次曉得太氏的名字是在什麼年月，我也記不清從那本書或那篇文章起開始接觸他的著作。只記得他的那些著作的中譯本，我大概都是讀過的。像「生之寶鏡」一類的書，還曾經給與我相當深刻的印象——不，恐怕它還成了我思想的一部分血肉。但是我對他特別感到興味和感動的，是在讀了他的詩集「吉檀耶利」和講演集「有問哲學」以後的事情。

那是在外國將要回來的前一個冬天。每天在九層樓的圖書館裏埋頭讀着專門的書籍以後，回到幽靜的寓所，吃過晚飯，便坐在火鉢旁邊讀着一些文學的或「文學風的」著作。就在那樣的時候，我讀了太氏的「有問哲學」。那部用抒情詩般的語言，描述着他獨創的文化觀的書。我與其說是把它當做論文讀，還不如說是把它當作詩卷讀的。記得有一回正是酒着雪花的晚上，玻璃窗外的夜色是灰白的，室內郵照淡青色的電燈光，血色的火爐在大鉢裏閃着。四周是貞婦的心一樣靜定。我靠着火鉢，重讀着那部詩的散文——「有問哲學」。一位熟的朋友拉開玻璃門進來了。他坐定後，他看了我那放在火鉢旁邊書卷的名字，禁不住微笑說：

「你真是詩人。在這樣的時候，讀着這樣的書！」

我懂得他的意思。他在譏笑我「有閒」。因為我讀的是這樣一看到名字就會引起反感的書。當時我只笑了一笑，隨便說些含糊的話，敷衍過去。實際上，這位朋友的譏笑是有些幽默的。是的，太氏的人生哲學和文化觀，是頗可商榷的。他雖然叫人愛，却不很曉得實現的止當途徑。他雖無看直文化，却不很曉得文化產生的真實條件和意義。但是，不管怎樣，就那部「有閒哲學」的講演集說，它的內容並不真像我的朋友所理解那樣淺薄無聊，錯誤雖然不能免餘，但是，他老人家是用着一種遊戲的心思去思考和宣說的。我的朋友的譏笑，是出於「壁文主義」。因為他並沒有確切知道那書裏究竟說些什麼，只在封面上看到書名就泛泛輕薄的感情了。

誦讀「吉檀耶利」的情景，也值得回憶一下。是將要回國的那個夏天。我不再到圖書館去了。在那六張席子大的寓室裏，隨意讀着一些關於印度學藝方面的書籍，現在還記得的，一部是「印度美術史」另一部就是太氏的「吉檀耶利」。我讀着太氏的這部詩集，深深體悟到詩人情緒的幽邃和想像的華妙。我又領悟到詩的純粹性的重要。我接受了後一種教益，以後不敢隨意拿那種在情思或形式上不純粹完整的作品去侮慢讀者。我堅持着詩的純粹性！但是這意見和近代那些主張「純粹詩」的病態理論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叫我對這位老詩人感覺到最高的興奮的，是讀了他在中國抗戰後答覆野口的兩封信，這不知道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趣味？我平常總愛讀那些辯論的文章或書信。好像在那裏總叫人心智特別開拓或活躍。例如在現代法國文壇掌故上很有名的巴比塞和羅曼·羅蘭往復辯論的幾封信，就是我會經沉醉地誦讀過的，太氏

答野口的兩封信，是顯示着一種不易的真理，一種崇高的人格，一種豪俊的辯才，一種芬芳的詩情。這怎能不叫我反覆吟味，深深感動？其實，它不僅僅叫他所愛護的中國人讀了感到興奮，就是全世界的智識分子和人民，只要沒有受過法西斯蒂的毒藥所麻醉的，都應該為它所打動，所鼓舞。這是真正的聖地梵音！

從太氏答覆野口的信和一再用懇切的態度對中國人民的戰鬪表示敬意和鼓勵一點看來，我重新肯定了一個真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中，只要是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只要他多少肯去面對着現實世界而加以思索的人，即使原來的思想，怎樣素朴或瀟灑，但是，結果總會發見真理的所在的。只有不忠實於自己良心，不肯睜眼辨認一下現實的那種虛偽驕矜的人，才會永遠背向着真理走去，甚至於用腥穢的手打殺真理！羅曼是一個例子，太氏是另一個例子。後者在表示了這種非常光輝的進步以後，不久便去世了，這一方面固然叫我們很惋惜那太陽的沉落，一方面也叫我們慶幸它所反映在天空的霞彩感到更多的欣喜。

今天，世界大部份的人民正在為着一種莊嚴的理想戰鬪着。被奴役了許多年的印度，也在這反對醜惡的宰制的狂流中激盪着。在這樣出死入生的時期，太氏的一般著作——他長時期向着善和美的說教及祈禱，對於他的同胞，恐怕不會有很大的指導和贊助的作用罷。他們也許正和我們一樣，為着實現那唯一的理想，不能夠對他感到很急切的需要。但是，像羅曼往古傳說話中常見到的結論一樣，真正善良的人以後獲得最後的勝利。在將來人類已經解放以後，人們能夠彼此相親相愛，能夠更有智慧，更有餘暇去創造高貴的文化，一句簡單的話，人們能修實現那理想的生活和世界。到了那個時候，太氏的說教和祈禱，或者比現在更普遍地為人們所瞭解，更能夠叫人們感到真實的喜悅罷。

## 亞當·梅基衛斯 (Adam Mickiewicz)

霍薇譯

## ——波蘭的偉大革命詩人

一九三九年，當紅軍解放羅和 (Lwow) 時，靠近亞當·梅基衛斯的紀念館前，舉行了一次這城市的首次大會。烏克蘭的，俄羅斯的，波蘭的領袖們多演說者，一致的對這位大詩人表示一種被解放的人民的熱情。

梅基衛斯的聲譽，在蘇聯的羣衆中從未低落過。一九二九年，蘇維埃印刷公司，爲紀念這位偉大的現代波蘭文學的創作者與代表者的第一百三十週年誕辰紀念，將其作品譯成俄文，出版了一本他的遺集。俄作家安那托里·羅那卡爾斯基 (Anatoli Lunacharsky) 曾在他寫的一篇序文上說，這位波蘭大詩人的作品，在當時並未得到他應得的榮譽。讀者當時也徒知其大名而已。羅那卡爾斯基覺得這對於詩人是不公平的，他說明了爲什麼梅氏應該得到大衆的重視的理由。

「第一節，因爲他是位真實的大詩人。他是少數波蘭作家中在世界文壇上有地位的一代人物。假如就以他有權利在世界文壇上佔一地位的理出來說，梅基衛斯的作品應該得到人們更大的重視。」

「第二節，因爲梅氏是位革命詩人；而這種詩人又是很少有。很少詩人的政治思想，革命的熱情以及反抗的憤火燃燒得如此猛烈地，更甚過其對於哲學和世界的觀念的。」

梅基衛斯像拜倫 (Byron)，蘇俄 (Hugo)，彼多費 (Petofi) 和海茵 (Heine) 一樣，把詩人的天才混和在革命的熱情裏。羅那卡爾斯基又曾指出爲什麼梅氏對於俄國讀者特別的重要：「因爲俄國的沙皇專制政治是梅基衛斯的第一號敵人，要反抗這種專制政治，那是必須有特於聯合所有忠實的與革命的同志。此外，使梅氏和俄國能

如此有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梅氏能認識那些人是他所喜歡結交的朋友。在俄國他有着許多好朋友——那些朋友在彼時都起來用各種革命的方式，共同反抗沙皇。普式庚 (Pushkin) 也是其友人之一。

梅氏與俄國的關係，應成爲特別研究的題目。但我們須明白，梅氏得益於俄國文化的地方很多。這種見解在一位波蘭作家波斯藍基 (Bovzanski) 幾年前所出版的天才之路 (The Path of a Genius) 一文中，有充分的解釋。「他的 (梅基衛斯的) 被放逐到俄國 (註一)，是一種寶貴的行為，但同時却也是一種解放先聲的舉動。別人專誠在梅氏的一生裏，這是最快樂的事；梅氏自己也承認如此。梅氏還留在俄國，對於他的文藝生涯實有很大的影響。他寄居於長爾那 (Vilna) 與哥弗奴 (Kovno) 城，從未到華沙 (Warsaw)，甚至於對這個城沒有一點印象，他以爲俄國就是歐洲。這所以使他發生驚異的，並不是因爲它是一個邦國，而是因爲它的絕頂的文化的力量。這，至少在當時，他的意見是如此。」

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梅氏與「十二月黨人」(註二) 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常在他的詩句裏爲他們不幸的命運而哀傷。梅氏與當時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們都親熱，這也是衆所共知的。普式庚對梅氏的詩十分崇敬。有一次他熱情地說：「多麼偉大的天才呀！多麼神聖的火焰啊！我，在他身旁算得什麼呢？」同時，普式庚深認梅氏也是個批評家，他說：「他是位嚴銳的，精確的批評家，而且也是寫斯拉夫詩的好手。」普式庚會題詩一首贈給梅氏，在那首詩中他說：



「他常常對我說：『快些到了，當各國定了他們的戰爭，進到世界大同的時光。』」

梅氏時後也常常表示對普式威的尊重，把普氏和自己比作亞爾卑斯山 (Alps) 上的兩塊塊生石。在普式威死的時候，他的一篇祭文上的簽名是「普式威的一個朋友」。

在那時整個俄國的進步社會，對這位波蘭詩人都深深的敬重着，當他留在俄國的幾年中，他的許多作品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都出版了。當時有一篇著名的俄國作家布羅寧斯 (Brodsky) 寫有一詩云梅氏對於拜倫詩作的迷醉的描寫：「當我見到你，哦，可敬的梅其衛斯，你靜靜地在拜倫脚前，我就在想：『來吧，因為你自己同樣地也是一位神聖者。』」

梅氏是獲得世界名譽的少許詩人中的一個，在全歐，梅氏的作品獲得了特別成果。這時名作家及名人們對於他的作品都大示着熱誠的讚許，佐治先德 (George Sand) 寫了一篇長文章，題為「敬德，拜倫與梅其衛斯，他與聖·布夫 (Sainte Feuve) 和其他許多法國的名作家到法國大學作有次演講，在那裏，他獲得了斯拉夫文學講座的第一把交椅。法國有名的批評家波爾·地·鮮蒂·維多 (Paul de Saint-Victor) 會著文說：『研究梅其衛斯是等於研究波蘭文學的革命。』這話對梅氏是很適當的，因為波蘭文學得到世人的讚許，是因為可能阻止詩的發展的舉動性，以及腐化文化的俄古典主義的儀式廢除掉的緣故。

梅氏同時也是世界上各作家之一，他是屬於羣體的。這並非因為他常寫民話，傳說或傳奇。也並不因為他有意努力寫簡淺的詩歌，使人民易於誦讀。實在是因為他的思想和希望努力為人民的緣故。譬如他做夢時，他便夢到他的作品會落在農人的手裏：『他們一篇篇地翻着，讀着，於是唱着他們的歌。』他原來是屬於人民的，他和人民交與着一種同樣的偉大的希望與企求，他為他們唱出苦痛，宣示他們將來的勝利和希望，幻想着將要到来的和平世界。

他是熱情的愛國者，但他並非一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也不是位盲目的愛國狂者。『在祖國的人民是不快樂的。』他曾這樣寫：『會痛的，不幸的，都是我的同志。』這種話使人不會忘掉的。人民更不會忘掉梅氏的預言，他們將會自由的，當『所有天下，海上和陸上，都為自由國所有的時光。』

梅氏見到人民的利益終會有與布爾喬治階級衝突的一天。有一次他鼓勵一羣敬重他的愛國狂者的憤怒，當他已經知道在加利西亞 (Galicia) 省的革命農民起來向地主報復的時候。他說：『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農民受苦很久了，他們負着憤怒，他們忍耐着，可是到最後，他們起來了，起來對斷地主們的頭顱。』

當梅氏從事他的文學生涯的時候，他最初祇是一個溫柔的抒情詩人。乃至他被拘禁，受沙皇的審問，及其在監獄裏度着日子時，使這位詩人的意志磨練得十分堅強，對沙皇的殘暴與專制更加憎恨。當梅氏離開監獄時，他已是一個革命詩人了。他以為詩人最高的使命是為着革命的企望而為羣衆服務。梅氏在他一首有名的傳述詩「祖父」的第三段裏，述及他革命的復活的時日。對於為他自己人民的自由而奮鬥與為一般社會關係上不平等的事端而奮鬥，梅氏從來不會給它們劃分界限。在他的「波蘭之朝香者」一書裏，他寫道：『在歐洲，無論那裏都滅沒了自由，那末，無論那裏便要努力去爭取自由，這是為着自己的祖國而爭取，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參與這種鬥爭。』

梅氏的文學作風的發展，是受着一七八九—一八三九年法國革命的影響。特別是深受聖西門 (Saint Simon) 和一般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鼓吹。他的創作受拜倫、歌德、雪萊 (Schiller) 的影響最深。我們若要了解梅氏的中心思想，可見其在巴黎編譯的人民論壇 (La Tribune des Peuples) 雜誌上，這可以引起我們聯想到巴黎富人 (Rabaul) 所編譯的那個人民論壇 (Le Trium du peuple)。從那裏所發表的題材上，可見他雖然對於社會發展的原理不很清楚，但到最後他看了一個明確的結論，就是：『土地，原料與資本，僅有着比較上的價值，勞工才可以代表真正的財富。』

這位詩人曾發表一篇論文「社會主義」（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的，其中有好幾是有價值的理論。是諷刺詩行從語言上消除「社會主義」這名目的歐洲的反革命政府的。他說：「消除並不是毀滅，你不能消除一個字，一個已經在報紙上重複千萬次，而且已經成爲政黨的一個口號的字。」

以上給予我們瞥見這位詩人的生活，及他對世界的態度和情感，關於這些，很自然的，在他的寫作裏表現了出來。例如：祖父 Konrad Wallenrad 是一首歷史故事詩。詩史詩有 Paal Tidensz，以及有幾冊詩集，那是包括着在常用的克里米亞十四行詩的題目之下的許多抒情詩的。

在梅基斯第八十五逝世週年紀念（一九〇〇年十一月）的日子，蘇聯的人民對這位波蘭大詩人的作品，都感到一種很大的興趣的。復活。蘇維埃人民如此尊敬梅氏，因爲他是一位富於野心的，純潔的，和崇高的作家。對於民衆的利益，他是把它置於一切之上的。他一生努力，一生過着一種飽受苦痛的生活，是爲着爭取全民幸福的原故。

，是爲着從悲慘的壓迫中求他們的解放的原故。蘇維埃人民讚頌梅氏，因爲這位大詩人爲人類謀福利而貢獻了他的天才。

在梅基斯的生活上和作品裏，有着出軌，舛誤和魯莽的過失，但在估價已往的遺產時，蘇維埃人民對於一個詩人的偶然的錯誤是不會記念着的，因爲，無論如何，詩人既不過是那有着種種限制的他那個自己的時代的一個產兒罷了。他們所記念的是，主要的是過去的偉大的工作，他們接受梅氏的工作，他們會跟他學習的。蘇維埃人民懷念而且尊敬梅氏，因爲這位偉大的波蘭詩人，他把天才隱藏在革命的熱情裏而獲得了不朽的盛名，獲得了文壇上重要人物的地位。

（註一）梅基斯是一八二三年被俄警察逮捕於維那（Vina）  
，其後被押於俄京聖彼得堡，一八二九年梅氏離俄，從此就再沒有回到俄國或被關。

（註二）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是一八二五年俄國南北兩部組織的密謀革命黨。（譯者）

## 西班牙的呼喚

A. 馬夏多作  
李 巖 譯

高貴的俄羅斯，嚮呼吧！  
對我們更親密，更親密了，  
自從你們折斷了  
玉笏與權杖，  
所有的勞動者站起來，  
高舉羊鐵刀與斧頭。

這兒是西方的盡頭，  
海岸擁擠着陸地，  
擁擠着羣山的聖地，  
磨着被太陽燃燒着岩石的陸地，  
在隱森而碧綠的原野上  
河流深深地流淌。  
這輝耀的大地  
擁抱在花枝招展的荊棘里。  
檸檬成熟了；  
鮮豔的康乃馨開花了。

俄羅斯，你聽到她的聲音麼？  
跨過一重山又一重山，  
涉過一道河又一道河，  
飛過了戰爭的轟響，  
西班牙的聲雷，  
在呼喚你：

「姐姐。」

# 憶 A · 馬 · 夏 · 多

丁 · 馬立內譯作  
李 · 蔚譯

馬夏多 (Antonio Machado) 是當代西班牙著名的詩人，也是西班牙人民實惠的兒子。於一八七六年生在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在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戰爭中，他是復活躍的人物，雖已逾六十歲之齡，却仍飽如青年之熱情與奮勇。他的詩篇蘊藉著西班牙人民不可征服的心靈，激盪起西班牙人民昂奮的情緒。西班牙流出了最後一滴血以後，他逃亡到法國，途客死在法國的集中營里了。時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他享年六十四歲。

到今年一月，馬夏多逝世已經兩週年了，特譯出了去年的一篇短文並附詩一首以爲介紹與紀念。

本文作者馬立內 (Juan Marinello) 是古巴作家兼批評家，他從一九二二年起就開始文學活動。他的詩集有一解「和」有「青年時代」，他還寫了幾本關於社會學、美學和文學的書。西班牙戰爭時他曾去馬德里，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文化大會上非常活躍。——譯者

馬夏多逝世已經一年了，但是他的影彷彿是真正蒙羞和肉有的形體浮現在我們的心上。馬夏多的純真的個性已經顯示給我們了，和他同文的人們都認爲他是悲哀和希望的象徵。生時或死後，他都是忠於祖國的。瞭解了他的英雄主義就是瞭解了西班牙人民的悲哀與願望的靈魂和他是一體的。

在佛羅倫斯的兩年，我又碰到了他那銀髮而碧亮的聲音，就像一九三七年我在破破的瓦倫西亞所聽到的一樣。我也遇過了那些在阿吉萊斯受難的無辜的殉道者的悲慘命運，馬夏多就是悲慘而却雄壯地死在那裏的（考里烏島地獄，這是法國的一個舊城堡，西班牙政府軍的士兵被禁閉於此），我回憶著那人民的軍隊，那軍隊就是詩人的安慰與驕傲的泉源；將馬夏多的屍體抬到墓地去的人就是他們。西班牙流出了她最後的一滴血以後，馬夏多也隨着逃過了邊境。在沒有遇到傷者的連拉第以前，他在非古拉斯 (Figueras) 的小加泰羅尼亞休息着。在佛羅倫斯的那個晚上，有許多人看見了他，回憶着他那銀髮而熱烈的目光，那是令人十分敬慕的，他那目光不儘表現出了悲哀，也表現出了西班牙人民頑強的信心，他的詩歌將那信心活生生地留給在我們的中心了。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正是在戰爭緊張的階段。叛軍的炸彈向瓦倫西亞投下了，夜夜來毀滅這城市。政府軍隊馬夏多一樣的高貴而酷愛文學，他們給詩人尋得一舒適，而風景幽美的地方隱居。詩人的房舍正是在羅卡爾熱帶的山谷中，正是在芳香烟草和橘樹的田野中。那兒變成了高貴的西班牙人的聖地。那和不斷的朝拜使人憶起了東方人的崇拜聖賢。在那裏我們可以會到驕傲地穿起軍裝的青年作家，本地的農民，對西班牙人民的英勇表示驚歎的外國知識分子，著名的女伶和有教養的政治家；每個人都受到馬夏多的快愉的接待，每個人都羨慕他那安達魯西亞人的好客與豪爽。

我們主要的話題是拉丁美洲！那天有許多拉丁美洲人去拜訪他：有住在墨西哥的加斯蒂里亞人費立柏和他的姊妹哥爾的太太，波爾塔，有危地馬拉作家兼政治家哥蘭納多茲和阿根廷科學家兼西班牙政府軍指揮官柏爾曼。他們和馬夏多的會晤使他們的情緒興奮了。我們拉丁美洲人忘了自己內部的衝突，似乎和西班牙變成一體了。馬夏多對我們大家講話。我們都沉默地聽着。

我們和馬夏多告別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他不顧時間早晚，繼續地談着。他很熱情，興奮，信口雌黃着。在黃昏時分，他的眼睛閃着光亮，這更明顯地表現出他這土可怖的蒼灰。最後我們起身要告辭了。詩人離開了他的房間，而他的母親手牽着手回來了，他的母親好像從銅網上走

出來的一樣。但是她領着他，而不是他領着她。雖然蒼白而瘦弱，她却是比她的兒子強健的，她的每一個動作都表現出不可戰服的力氣和精神。我仍然能描繪出她那嚴肅的儀表和樸實的渾存。對兒子不停的焦念（一個兒子在叛軍區域，另一兒子雖然有病，却仍在戰場上）使她的面容變得很消瘦。她說戰爭是民族意識的嚴肅而不可免的試練。她的兒子沉默地同意她。

母親和兒子陪我們走到門口。詩人指著圍繞他那房基的烟草的海。於是他擁抱我們：「他在門檻站了很久。他好像在祝願我們。我那時感覺我不會再看見他了，我知道那是我們最後的會晤。我的預感是正确的。」

第二天詩人寄給我一本他的近著到瓦倫西亞——這是我們會晤的永久紀念品吧。這本書標題為「戰爭」，是由共和政府出版的。在那書的扉頁上，詩人以軟弱而奇異的筆跡寫了以下的幾句話：

天臉光燦地照耀着，

而橋林却是昏暗的；

維爾斯像一隻小鳥

從地角水在閃光。

在迦羅的遠山上

可以看見孔雀石的天空，

藍綠的海洋在沉隱

好像是今夜的瓷器一樣。

黑夜籠罩的花園

發散出尚香味和涼爽而新鮮的春天氣息。

我們聆聽夜鶯

在開放的茉莉花中歌唱。

知道了戰爭的殘酷後，

瓦倫西亞沈睡着，而遠處的

原野在花叢中廣延，

一直展開到古達拉維爾去了。

在這詩句的上句，他還寫着熱情而有意義的贈辭：「給遠方的老友」。這些字句在今天含有新的意義了。這個我聚會過一次的詩人是我遠方的朋友，因為他死亡奪走了，他確是我的老朋友，因為在我的青年期就開始喜愛他那感傷的詩句了；我們是朋友，況且我們又出自一個血統，西班牙的血統，那是勝利而又不可戰服的血統啊。

## 二 兵士之詩

—R. 貝赫爾作  
鄒綠芷譯

就那樣在那兒臥伏着射擊；當我臥伏着，  
我向四下里瞥看——那時是白天！那時是白天！

綠的林木，田野與草原在我面前開展着，  
一條銀色的溪流在牠遙遠的河床中伸展。

花的芬芳與蜜蜂的嗡嗡聲，  
被夏風飄送到我的面前。

在枝柯高高向外伸佈的叢林里，  
鳥雀們對向天空唱着他們的交響曲。

但是我正臥伏在那兒左右射擊，  
是那樣一天！從沒有一天顯現得那末明麗！

那一天，天淨無雲，透明地澄澈，  
當我臥伏着，我射擊，觸殺着我的犧牲者。

當我在那兒臥伏着射擊，我注視着——  
可是突然地，我不知道怎末，感到了驚異，

我停止了致命的射擊，臥伏着不動，  
我驚奇地看着，困惑又戰慄。

我飽飲着這遠景的美麗，而在  
灌木叢密茂地生長那里，我看見

另外一個，像是我，臥伏着射擊，  
而圍着他——我能看見，那是白天，那是白天！

環着他的一切是些山丘，在他臥伏那兒，  
一條芳香的小徑，我看了看了它，蜿蜒向前。

直到大吠，兒童們愉快地跳躍那里，從那兒，  
再伸展到有新堆的刺鼻的糞土的田原。

那是收穫的一天，禾束正被翻卷着；  
但是他——他只射擊，並不向後回轉……

於是突然他也停止了射擊，  
而詢問着，我們兩人都注視着前面；

在那時似乎是我臥伏在他的位置里，  
他臥伏在我的。我在那兒和他臉對着臉；

我們暢流地問着：「這戰爭究竟爲的什麼，

又從那兒來的呢？這場戰爭的又是誰呢？」

「那末誰需要這場戰爭呢？」我們彼此相看：

「不是我！不是我！」我們一致呼喊。

於是我們互相詢問：「假如情形如此，誰需要戰爭呢？」我們都視着彼此的臉……

x x x x x x x

彷彿我們兩人向約瑟追，搜尋着「他」——

「戰神」必定住在附近，我們猜測。

我們停止了，問着我們路上的人們：

「這座城市，——這可是「戰神」的位置嗎？請說？」

我們就這樣考查了兩個城，

詢問「戰神」是否住在那兒或風車源。

就那末我們漫遊着，我們問着，然後是值，

啊，我的城市多末彷彿是「他的」啊！

而他的城又多末像是「我的」呀！

那是白天！明麗的一天從末那末離眼！

有些人說「戰神」與「上帝」同住，

我們笑着他們：「你們的玩笑！——我們知道得清楚。」

另一些人說：「戰神永遠與我們逗留。」

但是，當我回轉身去，我們喊出：「否。」

彷彿沒有人知道「戰神」的住處，

你不知道麼？「戰神」可會把你的城池寬恕？

然後我們聽到狂怒的呼喊，折裂着大氣

「去尋覓「戰神」吧，在對面那個城池里。」

另一個城裏發出了怕人的尖聲——

「問問到你來的那兒去吧，在那兒尋找「戰神」——」

為此我們被驅趕過在這廣闊的國家里，

懷着為衆多男女過剩的恐懼——

他們想着我們一定是瘋狂的人。

我們都緊着彼此的手再向前進。

一個孩童於是說道——「如果你們尋找的是「戰神」，

且去詢問那些哀痛他們的死者的婦人。」

他們的一個，毫不猶豫地把我們領導，

她全我們走了一程，於是說道：

「現在一直向前，然後轉向你的右邊——

那時你尋找的目的就將出現。」

按照着吩咐我們前進。聽啊，注意！

我們看見了宮殿重重。在這兒，的確的。

往着「戰神」；他執着各式面貌

時而年青時而健壯，時而老邁，體面了麼，

時而僧衣，時而是寬袍，時而他穿着軍裝，

是那一天——以前我沒有過如此模樣！

我們看見他作着他最長的騎乘，

並且以高傲的大步跨過會廳。

他是經紀人，地主，和財政家，

於是我們每個人不禁耳語着「是啊，我看見啦。」

如像主教，如像將軍，如像法官——

在他顯耀的大廳里，他站在我們之前，

他的動筆針在他的腰上——

他穿着着如同一般彩裝。耀有光。

他的腰帶愉快地在他面上吹風，

他莊嚴的背脊也使他顯得美好。

用千萬隻手爪，從每一邊緣

他聚集着為戰爭利潤所累積的財產。

他派派着窮人在那兒互相廝殺，

他們的死亡，你明白，增加着紅利。

於是金錢的變成更為寶貴。我們只能

對此口呆而首，「我們明白的……」

我們飽飲着這遊景的一切詳情；

我們也看見了秘密奉行的軍事法庭，

我們自己，我們就是那兒的囚犯，

因為我們胆敢追問他的根源。……

在城門之前我們又站立了一次，

回想着所有的過去戰爭，

並且奇異着在「戰神」的宣言，再在一次次地

折裂大氣之斷。他，會有好久地遲延。

x x x x x x x

於是在那兒我臥伏着，並且向前凝看……

可是，圍繞着我，弟兄們，出現了「一天」——

一個假日——「一年的元日」——

從來沒有另外一天，顯現得那麼清晰。

而他，他被拋了道路，會對我凝看，

現在他突然臥伏在我的身邊——

他臥伏着離我那末近那末近，以致於

我們不能彼此分開，也不能彼此離——

我和他，一文軍隊的兩個兵士。

## 我完成我底三十六歲

拜爾作 長濱海譯

此時這顆心已不動搖，  
自從他人底停止去跳躍，  
但我離不能再被人喜愛，  
永遠讓我去愛。

我底日子們在黃葉之上；  
愛底花和果實早已死傷，  
蟻虫，樹癭，和悲苦，  
給予我底孤獨。

熱情在我胸中困擾，  
寂寞着像火山的孤島；  
沒有火炬煽動起它的光亮！  
一個火葬之場！

希望，恐怖，疑慮的憂念，  
高揚起苦難底命運，  
和愛底力，我不能共同負擔，  
祇磨損着綠鏡。

然而既不在此時，不在此地  
這樣思慮將毀我底靈魂，現今也不  
在那里以光榮裝修英雄底棺槨，

## 雪

或是裹纏他底容貌。  
銀色的蜘蛛紛亂了人們的心  
却給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篇

是這樣靜靜的  
白的街道，  
甚至垃圾坑裏的垃圾也鑲上了漂亮的花邊

像詩人那樣，  
郊外的女人  
望着傍晚的天空：

——雪，更濃密的下吧！  
你是好的消息，  
人們要雇工人來打掃這街道的。

下了濃密的雪，  
牠改裝了一切：——  
鄉村，屋頂，人行道的鋪石……

走來了半白色的人羣，  
半黑色的，像隱蔽了側面的土濼青，  
雪堆積在便帽上

變成了軟毛似的帽子，  
雪在衣服和短統靴的隙縫裏融化了，  
無數失業者，

從伏爾可客  
從希白霜凡基

波爾·A·主波令斯卡雅  
宋 玳 譯

像黑色的蛇，爬穿過飛揚的雪。

雪落在黎明，

落在夜深，

落在失業者的靈魂裏，

像刀，那樣尖利，

像血，那樣潮濕。

從伏爾可客，

從希白霜凡基……

五千個失業者又度過了一夜，

當馬燈的火熄滅了

白色的烟流向黎明

四百個幸福者——

總共四百個

被人留下

得到一晝夜四個破落的酬報，

而其餘的，

四千個……不，更多，更多的，

帶着失望與謾罵

走回去了。

他們只有徘徊在銀色的塵埃下，

在落着星顆般大的雪底下，

在飢餓的，威嚇的，粗暴的憤怒裏，

用腳踐踏着

這堆積着的烏的羽毛。



刀劍，軍旗，和戰場，  
光榮和危險圍繞着我眺望！  
斯巴達人，支持起他們底盾牌，  
是沒有更多的自由。

警醒！（不是希臘——她是警醒！）  
喚醒我底靈魂！思索穿過  
你生命之血流入祖先湖泊，  
且加以強烈的擊破！

踏平那些復燃的熱情，  
無價值的人性！至於你，  
該是不適合的微笑或擊眉  
屬於美。

如果你悔恨你底青春，為什麼活着  
光榮的死底土地  
是這裏——到戰場上，並且  
洩棄你底生命！

尋找，求得往往較少於發覺，  
一個勇士底墓——爲了你是最好；  
那末環視一下，且選下你底土地，  
然後作爲你底休息之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譯

## 鑛工

我掘着，在地下我掘着，  
我掘着那閃蛇皮光的石塊，  
在奧斯特拉瓦，瑪斯加地下我掘着。  
燈籠搖曳着，散亂的頭髮  
爲滋黏的汗水披貼在額角，  
膽汁，酸水流溼着眼睛，  
頭頂與靜脈發散着臭氣，  
在指甲下流出紫色的血，  
我掘着，在地下我掘着。

我把粗大的鐵鏈刺進煤炭裏，  
在薩爾瑪地下我掘着，  
我掘在雷克瓦特，在彼得瓦特我掘着。  
柯杜威嚴寒了，妻子呻吟着，  
我那飢餓的孩子們苦哭地在哀訴。  
我掘着，在地下我掘着。

煤炭冒着火星，眼睛冒着火星，  
我掘在頓勃洛瓦，掘在奧爾羅瓦，  
掘在鮑列姆巴，掘在拉露的地下。

在我的頭上躡躑着馬的鐵蹄，  
那伯爵騎乘者穿過我們的村莊，  
他的女兒，玫瑰紅頰的，微笑着。

我掘着，我舉起了掘頭，  
兩頰蒼白的妻子走進了城堡，

捷克·柏茲魯支作  
魏荒弩譯

因爲胸中沒有乳汁，去懇乞着麵包。  
那老爺確是好心眼兒，  
他的城堡用黃石塊子砌成，  
在城堡底下怒號着河水，  
兩隻野鬚的獵犬守衛着大門。  
爲什麼她乞討地走去尋求他？  
那老爺的小夢是爲鑛工的女人而成長的嗎？  
我掘在霍魯梭夫與米高柯維支。

我的孩子們將變成什麼呢，  
當那鑛坑出產了一個死去的我？  
那時候兒子再掘着，再掘着，  
在加爾汶納地下掘着。  
然而——那鑛工的女兒們變成什麼？

好，那會有什麼樣的光景，  
假設有一天我擲掉那青幸的燈盞？  
假設向高裏挺直那彎屈的脊柱，  
假設我攢緊拳頭，挺胸走，  
在揮舞裏我把大鐵鏈與胃火的眼睛  
從地下舉起向上天，  
高高地，在神聖的太陽下？

作者 Petr Benic, 一八六七—一九〇  
九，是捷克前輩作家中最後一個擁有反抗精神的。  
他的火山噴射似的筆描寫西索細亞 Silesia。  
那悲慘的鑛工之被征服。他的作品所容包的範圍  
不啻不啻，然而那鋒芒是驚人的。柏茲魯支是  
他的匿名。譯自「捷克斯拉夫文選」

# 范樂先(中)

臧克家

像散佈  
令人絕望的悲哀一樣，  
這大隊  
在「前進」着，  
它招來了  
滾滾老百姓的  
注意；  
它招來了  
恐怖和歎息……  
范專員，  
良心的鞭子  
在抽打他！  
傷恨的烈火  
在燃燒他！  
他不敢正眼  
對着他的人民，  
他把頭  
深深的垂下，  
他們爲他  
揮盡了自己的心虛  
和汗滴，  
沒一句怨言，  
他們那樣可愛，  
那裏只有，

他會以父母的心  
愛過他們，  
他會立誓  
以任何犧牲作代價，  
去替他們  
換幸福一份；  
今天，大難臨頭了，  
他自己先走開，  
帶着他的官員，  
他的兵，  
他的家眷，  
他叫自己的行動，  
打碎了  
用至誠  
在民心上建立的信仰，  
推翻了  
昨日的誓言，  
折斷了  
不容易結造的  
心同心間的橋梁，  
他覺得，  
他的臉子  
在民衆的眼裏變了樣，  
他覺得

百姓投給他質問的眼光：  
「誰的脂膏  
奉肥了你？  
走就走了，  
昨天的話何必說得那麼響？」  
他覺得  
他部下的眼裏有嘲諷：  
「不準我們請假，  
看今天你又怎樣？」  
他覺得  
衛隊的眼裏有憤怒：  
「我們是國家的隊伍！  
不去迎敵，  
却和他走着  
相反的方向！」  
他覺得  
自己的心也在向他抵抗：  
「罵人家逃難，  
罵人家送家眷，  
你不過比別人  
晚逃幾天。」  
他聽見敵人在向他辱罵：  
「聽見槍聲再跑也不晚，  
你這沒有骨頭的傢伙！」

他心裏  
抽不斷的亂絲，  
隨着車輪子轉，  
薄薄的一片塵霧  
把他和他的百姓隔斷。  
雨水濺出的田地  
像被遺棄的心，  
縱橫的深裂開  
絕望的愁紋，  
高粱桿  
搖晃着孤苦的身子  
向秋風  
訴說自己的命運。  
大隊到了「頌河」邊，  
排列在右岸，  
彷彿一師兵馬，  
決心同敵人背水一戰！  
一部分船隻  
用槍彈叫過來，  
有不少，  
樹葉似的飄遠，  
是船上的太公  
在心裏發一個誓願：  
「我的船

不該逃亡的官員！  
開始渡河了——

木槳把夕照

粉碎在河面，

喧鬧

激起水浪翻轉，

范築先，

立在船頭

望着自己動搖的身影，

河裏的波浪

起伏在他的心間。

雙脚踏上了對岸，

肥嫩，

河水一樣長，

情感，

河水一樣洶湧，

范築先

邁向著西北，

他用兩滴老淚

贈別聊城。

## 9. 他聆悟了黃

### 河說給他的

#### 一句話

范築先，他獨個

立在齊河的城頭上

望黃河，

望落照裏

它那搏人心魄的蒼茫，  
像一個偉大的精靈

直奔東海，

勇放，

噙傲，

倔強！

他流走了

千萬年的時光，

而它的生命力

却比千萬年前

更活躍，

更雄壯！

山岩，大漠，

擋不住它的去路，

它用無敵的威力

向一切阻礙掃蕩。

范築先，

他覺得

這大河的驚浪

在鼓動他的胸膛，

范築先，

他覺得

這偉健的巨靈

投入了他的身上，

他聆悟了

這精靈說給他的一句話，

他，彷彿化成了

黃河的一個波浪。

晚上，

他睡了幾張的房，  
韓主席的訓辭

倜儻的請了半個壁爐，

睡不着，

他也不讓燈光休息，

衣不解扣，挺在牀上，

勉強叫眼皮

包住眼光。

他心裏有一個苦痛的醞釀，

他覺得自己生命的樹

連根被拔出來

移植在這塊僵冷的土壤……

韓主席的巨影

孤高的站在他心頭上，

千百萬老百姓

向他伸出發火的鐵拳，

他的心胸作了戰鼓，

爲了爭奪他，

雙方進行着

激烈的爭奪戰！

最後，他咬緊了牙齦，

咬住了一個決心！

急忙去抓電話機子，

像一陣暴風

他翻起了身。

「主席！

我決心留在黃河北岸！」

「什麼！幾十萬大軍

紛紛南渡，  
你的一手

可以架起西北的天？」

「我決定要固聊城！

我要守住我的防地。

不然，

我就爲它死！」

話，

斬釘截鐵的完了，

擱一下

把手推推給了桌子，

第二天一大早，

他給他的部下訓話，

劈頭他就用話頭的刀尖，

批判了自家！

每一句話

從口裏噴放出真情的熱流，

全身的血

倒灌上他的雙頰。

「不到黃河心不死！」

到了黃河我却心痛，

今天我要轉回聊城，

因爲我捨不開我的民衆！

不把今天的話做命令

強迫你們服從，

因爲，我已經

抗拒了我的上峯！

願意投安全的  
河邊的船隻  
在等候你們，  
願意跟我幹的  
我們要結成生死的弟兄  
……」  
他的話剛落腳，  
一陣嘈雜  
泛起人海中，  
紛紛商量着去留，  
各人忙亂着  
去找自己的親朋。  
最後南渡的  
上了船，  
回頭的上了車，  
兩樣心，兩個陣容，  
背向着背，  
各奔自己的前程。

## 10 他回到民衆這邊來了

他回來了，  
他帶着顆懺悔的心，  
雄壯的心，  
回來了。  
他回來了，  
帶着忠誠於他  
忠誠於國家的隊伍

回來了。  
渡河的，  
讓他們半點滾開吧，  
一些不爲了個人的安全  
而爲了民族安全的他的同志們  
帶着戰鬪的精神  
回來了。  
牛，  
以健壯的步子  
拖着車子跑，  
馬蹄子  
也放開了快活的浪頭。  
大地，  
裂開笑口  
歡迎范專員：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秋楓用枯手  
向他熱烈的打招呼：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一切都在興高彩烈的  
呼喊著：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范專員，  
這回走在大隊的前邊，  
他的自行車輕快的轉着，  
(和他的心一樣的輕快)

他搶着，  
用他的面孔，  
他的心，  
向老百姓報告：  
「你們看，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回到了你們的這一邊。」  
老百姓  
用笑著的眼睛  
歡迎他，  
用笑著的臉子  
歡迎他，  
用笑著的心  
歡迎他，  
用燃燒着情感的  
響不斷的  
火鞭  
歡迎他。  
老百姓的心裏說着：  
「他說過，  
他是不會撒謊我們的，  
你看，他到底回來了，  
回來了，  
回到我們的跟前來了。」

更長的隊伍  
列在南門外  
歡迎他，  
用掌聲，  
用鞭砲，  
用歡呼，  
歡迎他。  
男人們  
望着他，  
老太婆  
說着他，  
孩子們  
指着他。  
他們真想  
把他擁抱起來  
擲到天上去，  
再叫他  
落到鬆不過來的手臂  
編成的網裏：  
「范專員先是我們的！  
范專員先是我們的！  
范專員先是我們的！」  
然後把他緊緊抱住，  
心靠心，  
身子靠身子。  
標語，  
以各種的姿態，  
各種的顏色，

各種的讚詞，

歡迎：「領導民衆抗戰的范專員！」

「——

歡迎：「民衆的救星范專員！」

「——

歡迎：「建立魯北游擊區的范專員！」

「——

范樂先，

望着他的專署笑了，

望着升旗的高桿

笑了，

望着他的民衆

笑了。

他回來了，

他充實了

聊城，

他回來了

他充實了

整個魯西北，

他充實了

千千萬萬的人心。

## 11 他是人民的

### 太陽

敵人已經突入了  
山東的北線了，

衝擊了

高登著兵工廠煙囪，

魯西北的門戶——

德州城。

還門戶，

一拍就開了，

韓主席的大兵

不是在打仗，

是在應付敵人

敷衍抗戰。

敵機

到濟南，

不是去投彈；

是去丟信包，

投宣言，

是從半天空

向韓主席去投炸眼。

高射砲

是爲了蒙騙人眼，

發出的子彈

老遠老遠的

用一面白烟

逗着飛機玩。

德州的大街上

擺着韓主席的標語

到處碰頭，

用政治攻他的心，

用砲彈攻他的胆，

「韓青天」潮退的大軍

把敵人引到了黃河北岸

十二月二十五號正午十二點，

一聲震裂人心的巨響，

五千萬身價的黃河鐵橋，

尸身炸裂成一段一段。

（備幻想日本兵

不會抓破情面，

雙方彼此互不侵犯，

叫黃河做一條天然的界線）

整個魯西北

被遺棄了，

幾十個縣

被撤在黃河這邊。

幾十萬人民頭上

陰霾著的：

政治的，

軍事的，

法律的涼蔭掛去了，

幾十萬顆心，

在烈日「」的威感下

烤炙着，

焦燥着，

像一羣孩子失去了母親……

范樂先，

在聊城城頭上

插一支抗日的大旗：

「良心抗戰！」

「實行抗戰！」

「守土抗戰！」

它，

號報着人民，

它，

刺透着

暴日鋒銳的心。

他是人民的

太陽，

他是人民的

月亮，

他是人民的

燈塔，

他是人民的

火把。

他以他的心

照耀，

他以他的口

喊叫，

他以他的血誠

激動，

他以他的感情

燃燒。

流亡的學生

向他走來了，

勇敢的青年人

向他走來了，

和他同樣年齒的老頭子

向他走來了，

婦女兒女們

陣陣走著，  
一切有血性有良心的人  
都向他走過來了。  
他以一副父親的心  
迎養着他們，  
他以一副母親的心  
迎接著他們，  
他在笑着，  
他在忙着，  
工作糾纏着他，  
從白到黑，  
從黑到白。

## 12 每個人心裏 燒着一堆火

大禮堂的門  
把十二月陰冷的夜  
關在外邊了。  
屋子裏是溫暖的。  
一大堆燃燒着的木柴  
發着熱，  
發着光，  
也發着原始味的燻子。  
人，一個個圍  
圍着一個圓圈的  
圍着火。

把長梭子  
按倒在地下，  
叫它四隻腿朝天，  
坐在它的胸口上。  
這二三百青年人，  
壯年人，  
老年人，  
分不清誰是主人，  
誰是客，  
彼此交流着眼淚，  
心和心間的那一道間隔，  
已經叫火焚化。  
大家的眼向着一個目標，  
看，火的舌頭，  
舔紅了他們的臉，  
舔紅了他們的心，  
大家的情感  
像水銀圈，  
在一個更大的胸心裏  
溶溶的伸展。  
有的從北平流亡出來的——  
踏着辛苦的道路，  
堅險的道路，  
死的道路。  
路，磨碎了多少雙鞋底，  
路，把人磨得更瘦了。  
陌生的長途，  
德上的驚浪，

人們可怕的白臉，——  
終於把他們送到這邊來了。  
敵人再狡猾些，  
終於把他們的「敵人」  
放走了，  
放到對他們作戰的崗位上來了  
放到他們精神的老家——  
魯西北抗日的「母親地」來了  
他們和冬天  
一同從北方起身，  
可是身上  
還沒有穿上冬天的衣裳！  
冰冷的人心，  
冰冷的人眼，  
冰冷的天氣，  
使得他們感覺眼前的這堆火  
更加可愛，  
更加溫暖。  
有的從濟南投奔過來的，  
他們把平安的路子  
讓給需要平安的人走上去了，  
他們却背向着濟南，  
偷渡過黃河，  
一步一步向着戰鬥的  
危險的圈子  
踏過來了。  
有的是以駭然的，  
惱恨的心情，  
勉強隨着范專員到黃河岸上

去，  
而以輕快的  
興奮的心情  
隨着他轉回來的。  
這個人羣，  
各人有一個謎的境遇，  
各人有一個不凡的故事，  
（曾在幾十年後，  
在和平自由的空氣裏，  
在同樣的火光下，  
持着長鞭，  
作為一個歷史上的血的故事，  
說給他們的兒孫吧）  
然而大家的心  
却在向着一個東西，  
好似眼睛一齊向着火。  
添柴呀，  
叫火燒得再紅些，  
再烈些，  
再響些吧！  
范鑣先  
一個白髮的青年，  
同縣民，他的兒子一樣的  
活躍着，微笑着，  
大家是一團和氣的家人，  
但不是父子，却是親愛的兄  
弟。  
「不管你昨天是幹什麼的，  
不管你昨天的心是怎麼想的，

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就是好朋友，好同志，  
韓主席走了，

可是，我們的政府是抗戰的，  
我們的隊伍是抗戰的，  
我們的民衆是抗戰的，  
我們是抗戰的！

我沒有用墨水  
寫在花紙的紙上  
來歡迎你們，  
因為我找不到  
更恰切的字句，  
讓我們彼此用一顆血的心

鐵的心  
來互相親熱的碰一下，  
讓它碰出火花來——  
歡笑的花，  
戰鬥的花，  
和眼前紅火一樣的花。

今夜晚我們團聚在這裏，  
但是，我們却不是  
只有在溫暖空氣裏蛻伏的靈  
魂，

不是的，爲了要分散開去  
才覺得這團聚有更深的意味。  
明天，我的同志，

我的孩子，  
分散到城市裏去，  
鄉村裏去，

靈魂一樣  
打進農民們

婦女們

工人們的團體裏去。

同今晚一樣，  
圍着火

用你們的熱情  
把他們燃燒起來，  
用你們的呼聲  
把他們叫醒過來，  
用你們的手和意志  
把他們組織起來！

范老先生的鬍子  
被火染紅了，  
他們話也像  
從火裏才抓出來！

更旺了，  
更紅了，  
更響了。

張郁光  
站起來了，  
巨人一樣在火光裏  
站起來了。

如果說，這一羣青年  
是民衆的靈魂，  
如果說，范樂先

是這一羣青年的靈魂  
那麼，這樣說也不算過分  
張郁光，

他便是這靈魂的靈魂。  
他不是以吃過洋麵包的  
留學生的姿態站立起來了，  
他不是以高價出賣講義稿子的  
大學教授的身份站立起來的，  
不是的，

他是以一箇久經戰鬥的戰鬥員  
的姿態站立起來的！  
他是一顆「啓蒙」的明星，  
他是一個爲大多數人呼號着爭  
鬥着的戰士，

日本人  
記念着他，  
冬烘的頭腦  
記念着他，

一切敵人  
都不會把他忘下！  
他，  
並沒有說更多的話：

「叫行動將我們  
說出真理的名字吧！」  
「青年們的同志  
站起來了，

他說：「我們唱個歌子笑笑罷

這是我們歌唱的時代  
笑的時代！」

「抱着敵人的老婆

前進，  
前進，  
前進！」

真的，大家都笑了，  
笑他的可笑的样子，  
看他的手在舞着，笑着，  
他的臉在笑着，  
火也在笑着。

「立起！  
大家來一個大合唱吧！」  
人，全站立起來了，  
板橋  
在地上舒一口大氣。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聲音把牆壁  
都碰響了，  
聲音把火頭  
都碰響了，  
聲音把冬夜  
都碰響了。

「看，他在淌眼淚哩，  
他也是，你也是。」

是的，眼淚；眼淚  
不是為悲傷流下來的，  
眼淚是叫興奮，歡喜  
誘引出來的。  
夜深了，  
人散去了，  
每個心窩裏  
燒著一堆火。

### 13 開場仗，他 占了上風。

敵人的耳鼓  
震響，  
抗日根據地  
剛在心裏畫一個圖樣，  
他的騎兵，步兵，  
從堂邑，  
從臨淄，  
從高堂，  
向聊城包圍過來，  
撤了一張三面的網。  
參謀長王金幹，  
作了空城裏的諸葛亮，  
把整個的兵力——一排人  
分佈到城牆上。  
范司令，

帶著多半營兵，  
迎頭先下手，  
急行軍趕去堂邑  
去趕一個上風。  
馬隊  
接近了西大堤，  
給城牆上的戰士  
一個射擊的標的。  
水，  
是埋伏在城下的伏兵，  
它迫使敵人  
不得不把馬頭撥回。  
他放下了我們，  
我們却不放下他，  
他輕容的來，  
却不該他輕容的退。  
范司令  
從堂邑轉回頭，  
叫十幾個兵做主體，  
其餘的做兩翼，  
他把他的兵  
佈成一團陷阱。  
敵人輕慢的到了跟前，  
兵從地裏湧出，  
當頭就是狠狠的一棒，  
這還有什麼客氣可講。  
馬子，  
在皮鞭的抽擊下，  
在槍彈的嘯叫下，

撒開了蹄子，  
俯下頭做了俘虜，  
那跑不脫的十幾匹。  
范司令  
騎上了大洋馬，  
官長們  
騎上了大洋馬，  
騎上了大洋馬，  
騎着勝利，  
載着歡欣，  
炫耀在鄉村，  
炫耀個全城，  
叫一雙眼睛都看一下：  
「這就是聖軍的威風。」  
第一開場仗  
拂了敵人的鋒芒，  
治好了人心的「恐日病」，  
自信力旺盛的生長。  
他打走了日本兵，  
另外一支隊伍  
又逼近了聊城，  
他們是中國人——  
穿著一個顏色的軍服，  
手裏有更好的槍筒，  
他們是來不及渡河的大隊，  
被留在這邊，  
成了無王的蜂。  
走到那裏吃到那裏，  
像一羣游牧的人民，  
沒有目的，

沒有聯系，  
像黑夜行路  
失掉了南針，  
找不到去路——  
他們的精神！  
他們想把聊城佔據，  
但馬上發覺了  
聊城有比他們更多的隊伍，  
一個恐怖  
爬上每一顆心：  
「人家是大魚，  
自家是小魚。」  
他們開始朝東退，  
這邊的兵在後邊追，  
先後到了運河岸上，  
彼此一槍也沒有放。  
（槍口  
不準它再對着自家的胸膛）  
一條小舢板  
把范司令搖到了對岸，  
對岸駐扎着他們的上峯——  
營長劉耀庭。  
不過半響的時間，  
范司令回來了，  
回來的不只他一個，  
還有劉營長  
和幾個弟兄。  
他兩個，談笑着，  
老朋友一樣的熱氣，



真誠  
是攻心的最好利器。  
大渡船往返的  
把他們渡到了這一邊，  
兩條心  
絞成了一股，  
兩股人  
團結成一個，  
在抗日的大旗麾下，  
范司令，  
確有了兩營兵。

## 14 他的快馬終 天在轉動

范司令，  
自行車就是他的快馬，  
好像一停下來  
怕它要生病，  
他沒有一天不叫它苦叫，  
他的心，  
沒有一天不在緊張裏跳動，  
那裏危險  
他往那裏鑽，  
那裏需要他  
他走向那邊，  
他是一顆福星，  
一顆福星，  
先頭陣地的地方

兇險常常化成平安。  
磨礮，  
做了  
高唐，在平，傳平的中樞，  
敵人來拿它，  
覺得像躬腰抓一把土！  
自大磨出他的銳氣：  
「不論什麼地方，  
只要我要，  
你就得給！」  
情報是一張挑戰的口，  
罵得范司令  
火冒心頭！  
指定了地點，  
發出了隊伍，  
他緊追著他們，  
小隊自行車，  
又緊追在他的後邊，  
灰布大衣  
已經到了暮年，  
塵垢油膩  
掩埋了它青春的臉，  
夜晚當被子  
做枕頭，  
也當雨衣  
在風雪天，  
看它像自行車的單翅  
在冷風裏飛颺，  
它的主人，

口裏呼出的熱氣  
結成冰珠，  
掛在他的鬚髯。  
可是，他皮上有汗，  
兼下有汗，  
他身子裏是炎夏，  
身子外是冬天。  
他趕到了他要趕到的地點，  
在平民軍  
同敵人已經打了一夜兩天，  
一夜兩天，  
僅僅給了他一點小便宜，  
闖出了七里地兩個村子。  
范司令  
在徐家河口紮營，  
這個山寨子  
保護著四十戶人家，  
東西兩面開兩個大門，  
像一個人長著前後眼睛。  
民軍的司令——  
蕭及紅，  
來向他報告，  
自行車載著他  
一身的疲倦，  
臉上漲腫著  
幾夜沒合的紅眼。  
范司令請他  
吃慰勞的飯，  
老饅頭，

粗糲糲，  
白開水，  
官長士兵  
一個人有一份。  
「敵人離十幾里了，」  
他鐵定的坐在牀上，  
「離五六里了，」  
他點了點頭表示「知道」，  
第三次的報告  
聲音還在耳，  
敵兵  
已經包圍了寨子。  
蕭司令  
衝出了西門，  
子彈  
穿破了他的車帶，  
范司令  
爬上東寨牆  
指揮著弟兄，  
他自己  
做了機關槍手  
彈子的暴雨  
從半天澆下去，  
敵人一個一個的  
栽倒了，  
血在地上  
下了一場紅雨。  
衝出東門，  
衝過了大堤，

敵人退了，  
一百二十具屍體  
做了死神的俘虜。  
第二天，  
他到四個殉難民軍的家庭裏去

慰問，  
他用卹金，  
用一顆血心，  
他的悲傷  
沒說半點假，  
感動得當事人  
轉過來安慰他。

他又跑到死者的墓地  
去痛灑老淚，  
死者不像是別家的孩子，  
像是他的殺人。

第三天晚上

他回到自己的房裏

聽數晉級，

敵人在這裏廣播：

「皇軍占領平津以後，

肅鎮一役，

是中國老百姓

參加作戰的第一次！」

## 15 他征服了一

### 顆黑心

樂省三一

他的鬼氣，  
播大着他的姓名，  
帶出，加上更遠的地方，  
老百姓一提到他，  
就像黑夜裏

對小孩子講吃人的妖精，  
命運拿着他手

作了海深的罪孽，

他把別人的財物

登上了自己的眼，

別人，

却用從他手下流出的鮮血

把仇恨寫在心上，

樂省三，

很少的人這麼喊他，

架梁了！

這混名又大又響亮。

他有三千支槍筒，

他有同樣數目的一桿弟兄，

上帝加給他們的罪孽

比他們親手製造的更多。

架梁子，

才活了三十幾年，

在「黑道」上

就走了二十幾年，

黑道是他的白天，

大地是他的林檎，

樹林子是他們的帳幕，

槍筒生命

是他們支持生活的工具。

說了二十年的黑話，

放了二十年的火，

殺，被殺，

變成了全無意義，

伴看過了無數遍的

一齣老戲。

抗戰了，

他們也喊着打日本，

做一面旗，寫上幾個字：

「魯北抗日自衛軍。」

不滾一口刀

悶睡，

不叫一支槍

沈默，

不叫一個意志

找不到歸宿，

在民族戰爭險前，

讓每顆良心

有個懺悔的機會。

范榮先，

他送信給樂省三，

請在約定的時候他，

他有話要當面來談。

他騎上他的「快馬」，

他一個人

去會這位清關王，

坦然得像回家一樣。

自行車在他扶持下

爬一個淺坡，

口裏喘粗氣，

額下冒熱氣，

脚步稍一停，

冷風給皮肉貼了層冰。

他望見，

眼前的土塊上

長着一列頭，

長着一列槍，

頭上的眼，

鎗上的眼，

緊緊盯住了他的身上，

他的臉。

「我是范榮先！

你們是幹什麼的？」

把明白翻成了糊塗的問，

他對大家介紹了自己。

他氣壯的喊聲

像一道集合的命令，

大家急急爬起來，

列成隊形向他「立正」！

「我們是樂司令派來的隊伍，

在這裏歡迎范司令！」

用假話去隱埋真情，

因為范司令

他沒有帶一個兵。

（他只帶了一張嘴

一顆心來）

梁省三  
 卷出大門來，  
 臉上帶着漸漸不透的笑，  
 范樂先，  
 他也陪着笑，  
 他笑得那麼親切，  
 那麼自然。  
 永遠走着那條「路綫」，  
 他兩個  
 應該是越走越遠，  
 他兩個  
 怎麼能爭論而？  
 一個是白晝，  
 一個是黑夜。  
 時代的呼聲  
 把他們叫到了一起，  
 彼此可以  
 照一下心，  
 照一下肝膽。  
 梁可令的聲門  
 像一座鬼門關，  
 門前那幾多的衛兵，  
 聽得那麼多麼大，  
 槍響了那麼叫人心戰！  
 衛兵像秋天的樹  
 長滿了庭院，  
 煙槍在手，  
 手指扣在機頭，  
 這像是在迎接一位嘉賓？

這是在試驗一顆良心！  
 什麼都沒有看見的一樣，  
 范可令大步踏進了廳房，  
 一臉兇氣的范，  
 一臉兇氣的范，  
 范樂先又出去，  
 出去又回來，  
 在焦灼中等候：  
 一個眼淚，  
 一個手勢，  
 一個響聲。  
 一盞鴉片煙  
 照得兩面臉，  
 一個油漆滋滋的放紅光，  
 一個鴉片煙在上邊蔓延。  
 講義氣，  
 交交情，  
 諺言實，  
 決死生，  
 那一次  
 缺少了這神祕的小說？  
 主人把「煙槍」強塞給客人，  
 然後自己再接過來，  
 他忙交接着煙口  
 像交換着心。  
 噴一口雲霧！  
 一陣煙，  
 梁省三的臉色  
 在雲霧裏變幻，

他半生的日子  
 裏忽得  
 像眼前的雲煙。  
 「你要走一生的「黑道」呢，  
 還是想做一條頂天立地的好  
 漢？」  
 這是最後也是最好的時候，  
 叫你剝去舊皮，改頭換面！」  
 范樂先立起來  
 用火樣的話頭  
 去敲主人  
 梁省三，  
 他也立起了身子！  
 立起了一個決心，  
 幾句話，  
 折服了他，  
 臉子，  
 另換了一副，  
 他的手  
 摸着胸口，  
 像要對着客人  
 掏出他的良心。  
 范樂先的話，  
 還有他的白髮，  
 像正午的陽光，  
 把一個污黑的靈魂照亮。  
 梁省三，  
 斥退了他的衛兵，

擺上了盛宴一桌，  
 三杯酒，  
 露出了  
 他天性的芒角，  
 三杯酒，  
 把他的臉子  
 燒得更紅。  
 「老頭子，  
 范可令，  
 你是我的父親，  
 你是我的北斗星，  
 從今天起：  
 你叫我死，  
 我不敢活，  
 你叫我向西，  
 我不敢向東！」  
 我挺直了身子  
 把一杯酒潑在地下，  
 他說：「吃罷了飯  
 我請你點具。」

16 勝利在堂邑  
 開了第一朵  
 花。

像刮去一塊爛肉，  
 把那個靈巧的故鄉！

堂堂的敵人刮走了。  
 像從虎口裏  
 掙出囚來一樣，  
 范司令的手  
 把這一片連着聊城的大平原  
 從日本兵口裏  
 掙了出來。  
 他，  
 戰役的不僅是一個據點，  
 他，  
 糜爛的開花丁  
 勝利的花，  
 他收復了  
 那麼多的人心，  
 這收穫，  
 簡直無法用數字來估價。  
 老百姓，  
 用自己的心  
 發動了一個歡迎會  
 來歡迎他，  
 沒有誰  
 敲起破鑼，  
 敲起破鑼子，  
 挨門去叫喊：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一定要一保出幾個人  
 義務的去站場壯觀。  
 勝利的號筒

吹動了每一顆心，  
 快樂  
 震動了每一個身子，  
 看，  
 像正午朝王的蜂子，  
 成千上萬的人  
 嗡嗡的從城門裏  
 飛了出來。  
 每一個家  
 都是空了的  
 （留一把鐵鑿守門）  
 每一條巷子  
 都是空了的，  
 整個的城心  
 都是空了的。  
 「歡迎范司令！」  
 「歡迎范司令！」  
 年老的  
 扶着拐杖，  
 年宵的  
 跑在頭前，  
 母親抱着孩子，  
 老太婆們可憐的小腳  
 挪動着身子  
 像挪動着泰山。  
 有的用汚黑的布塊  
 包幾個雞蛋，  
 （她想范司令  
 也許打仗打得餓了，

他需要  
 吃幾個雞蛋）  
 雞蛋  
 被人擠碎了，  
 黃的白的，  
 從手巾裏往下滴。  
 「你們發瘋了嗎？  
 你們瞎了眼睛？  
 你們擠碎了我的雞蛋。  
 你們這壞種，  
 我要把它  
 去送給范司令！」  
 誰也不聽聽，  
 嚷着，  
 笑着，  
 跑着，  
 風是冷的，  
 衣裳是單薄的，  
 大家身子擠攏着，  
 心，很溫暖，  
 范司令  
 來了，  
 范司令踏着勝利的路子  
 來了，  
 范司令  
 帶着他的隊伍  
 來了。

人，像水一樣  
 向兩邊分開，  
 領事的人們  
 偷偷的用手指着他：  
 「呵，這個老頭子  
 就是范司令。」  
 老太婆們  
 失望的發急的嚷着問：  
 「那個是范司令？  
 那個是范司令？」  
 沒有人回答她，  
 大家的眼，  
 大家的心，  
 注射着隊伍，  
 不放鬆每一張臉。  
 范司令  
 走進了「凱旋門」，  
 同着他的弟兄，  
 人，轉過身子  
 倒流，  
 擁着他，  
 追着他，  
 把一個廣大的場子  
 注成一個海。  
 這些老百姓，  
 他們認識這些隊伍，  
 他們，  
 有的曾經在他們的房子上放過  
 火。

有的拉過他們的財物，  
有的把他們的人綁了去，  
要很高的身價去贖……  
他們是老百姓的仇人，

是這一帶的禍根；  
可是，在今天，  
大家的心，  
却靠得這麼近！  
他們的手

把他們全個財物  
從更大的敵人手裏  
奪回來了，

他們，  
把他們的生命  
從日本兵手裏  
奪回來了，

他們，  
把他們祖宗的墳，  
和他們的家，  
從日本人的侮辱裏  
奪回來了。

他們，  
變成了好兄弟，  
愛的兒子  
強在彼此的心地。

范司令  
在台子上，  
有一雙巴索鐵鎗，  
三顆頭六隻眼，  
三個頭六隻眼，

流下了無數的汗珠，  
露出深深的憂慮。

范司令  
彷彿在驚訝：

「歡迎范司令！  
歡迎范司令！」

「這樣的年紀，  
看那一把鬍鬚！」  
現在，

人人認清了他，  
人人這麼感歎，  
人人這麼感歎，

這麼想。

他的蒼白的長鬚  
在北風裏飛，

他們火灼的臉色  
在北風裏飛，

他的話被緊張的心緒  
一擠出口，  
像疾飛的鳥

碰到了  
人心的窩巢。

「日本兵  
有什麼可怕？  
他也是個人，  
你們看見過的，  
一槍放倒，  
流一灘血，化一堆泥，  
他們沒有畏者  
三個頭六隻眼，

他比中國人更矮，更小，  
一點也沒有阻……」

（人人的心在抬頭）  
「可怕的不是日本人，  
可怕的是自己不認識自己，  
勝利，今天在你們眼前，  
勝利，不是我范樂先的功績，  
是大家齊手齊心造成的，  
是大家愛國愛家  
仇恨敵人的心造成的，  
勝利的不是我一個人，  
是千萬萬姊妹兄弟……」

你望着我，  
我望着他，  
用眼光  
送給別人，  
勝利的光榮  
誰也不敢把它受下。  
「這是鮮血開出來的  
第一朵勝利的花，  
我們要它  
開到運河兩岸，  
開遍黃河北岸，  
把整個魯北開遍。」

羣衆的眼  
自信的，  
光彩的，  
一齊睜着范司令的手勢

你聽着。  
「我們唱一個歌，  
唱一個『軍民合作』。  
范司令孩子一樣，  
舞手舞腳的開了腔，  
老百姓不會唱，  
但都隨着他唱，  
字句咬不清，  
然而，  
從心裏發出的生命的聲音  
却是那麼激動！  
那麼熱烈！  
那麼響亮！  
一個聲音  
響出一個心，  
北風把它  
廣播到無邊無垠……」

17  
春光把一個  
希望照得更  
遠

在枯樹條上  
作虎嘯的朔風  
死了，  
塵沙的向紗  
從人的臉上  
揭去了，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冬……  
揮起冷酷的鞭子，

落着雪的車，  
堅辛，  
戰慄，  
死滅，  
一齊就走了，  
把離開的崗位  
留給了  
司春的女神。  
范司令！  
他從這裏，  
從倉庫的手裏，  
從身心不轉的奔忙裏，  
從轟子的陣陣裏，  
從沒有止息的戰鬥裏，  
他  
一步一步的接近了春天。  
春天，  
把生機注進了他的血管，  
他的心臟  
跳動得更活潑了。  
春天，  
把希望  
放在他眼前，  
他臉上的笑  
更多了。  
春風  
鼓動他，  
春風  
給他唱生力的歌，

春天  
把勝利送給了他……  
三萬支鋼槍，  
三萬條紅纓槍，  
只要他的一個命令，  
可以一個個的  
射出去  
向着一個方向，  
可以一齊刺出去，  
像火的舌頭一樣。  
六個支隊  
是他難產的兒子，  
他養育他們  
用父親的嚴肅，  
母親的慈愛，  
把心血，赤誠，  
當做乳漿。  
他有了  
「婦女會」——  
把婦女  
從廚房裏，  
從閨房裏，  
從學校裏，  
從丈夫和父母的懷裏  
調集了來，  
像冬跟過來的蝨虫，  
他們揭去了  
思想的厚被，  
級到了

封建的牀，  
她們推開了  
黑暗的簾子，  
腐蝕的心，  
第一次晒上春天的陽光。  
他有了  
「農民互助會」——  
每一個人  
想到自己的過去  
像想到一隻棄掉了臭鞋子，  
昨天的特爾，  
自私，  
固卑，  
做成了  
今天追憶的笑料，  
他們是一盤散沙  
被一手團起，  
他們從自己身上  
剝下了舊皮。  
他們的心  
被點亮了，  
像星星  
點亮了黑夜，  
現實的鏡面  
給他們一個新的影子。  
他有了  
「政治部」——  
改送人心兵工廠。  
他有了

「抗戰日報」——  
吹向人心的號，  
他有了——  
大型的被服廠，  
小型的兵工廠，  
他有了  
抗戰堡壘  
應該有的一切力量。  
范司令！  
他像古代亂世  
打天下的英雄，  
（他爲了國家  
打天下）  
用了超出人情的  
偉力和勇敢，  
一顆心  
全爲了抗戰動轉。  
他看事  
比生命更重，  
他剷除敵人  
像農夫  
剷除雜草，  
他掃清了  
第六區十九縣的  
太平原，  
他進兵臨清，  
進吳漢縣，  
從別人手裏  
丟失的地方，

他懷裡把它拿回來，  
他舉一手  
去鬆好一片破碎的河山。

他看見

積了大塊平原，  
他看見

運河的水

映上了陽光的金錢，

他看見

燕子呢喃的

回到了它的舊巢，

他看見

老牛拖磨犁耙

在大地的酥胸上翻，

他看見

把一個希望

照得更遠，

他看見

有一個聲音

在他的心頭上呼喊……

18

敵人從漢縣

退走了

像一羣突圍

的兔子。

天。

敵軍也逐漸

渡度裏漲高了，

坂垣的兵馬

開進了漢縣，

他要渡過黃河這天橋，  
去攻打「綏山」。

汽車

壓得公路

精喘，

日夜吐更氣——

不斷的煙烟。

范司令……

只要有機會

他會不放棄機會，

他打敵人，

困敵人，

覆敵人，

在他的圈子裏，

決不讓敵人的脚步站穩！

他的耳朵最靈，

（他的耳朵

就是民衆）

敵人的脚步一動，

他就聽見風聲，

他到處張着情報網，

等敵人的消息

撲到網上。

他圍攻漢縣的命令

和坂垣到漢縣的時間

差不多還。

他發動了

他的兵，

他發動了

他的民衆，

犬，從四面八方

合攏了來，

帶子一樣

把個漢縣城

裏得「層又」層。

「架渡子」，

還有越過幾次監獄的

「東北風」。

他們從來打仗

像颶風，

真知道向前掃，

前，就是生！

「老日，你們這些雜種，

睜開眼望望你們的祖宗！」

一排子彈

飛過去，

「這着它鏗鏘的聲。

范司令

轉着腰走過來

把手打在一個肩上：

「真，白費彈藥，

子彈比它不更有力！」

拉開大槍，

讓上子彈，

他用一個微笑

報答「老頭子」的勸告。

坂垣

從大網裏

掙脫了，

他的汽車

可跑不了，

第一輛

叫地震撞破了肚皮，

軍需，食品，

鍊鍊出來的肝腸。

埋伏好的人

很滿意於

親手製造的這醜劇，

笑着，笑着，

爭着去檢不花錢的東西。

他拾起一筒罐頭

往腰裏放，

「這是毒氣筒子！」

隨着別人的話

他把它扔到地上。

「送你一鑽火腿！」

一個人

把一鑽火腿

扔給另一個人。

他們正在

嬉笑着

打趣着

賞功還勝利，

六七十輛汽車

進了，

進了，

機關槍亂叫，  
人，一齊臥倒。  
范司令，  
牆上沾着泥，  
牆子上沾着泥，  
個個一個  
個個的身子，  
槍聲  
叫車聲壓倒，  
汽車  
連跑了，  
像一羣突圍的兔子。

## 19 他在默默的 想些什麼。

范司令，  
一腳門裏，  
一腳門外，  
用滾熱的情感，  
磨開眼笑的臉，  
那麼有力，  
那麼長久，  
手，緊緊的  
握着——位客人的手！  
這位客人——韓多峯，  
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戰友，  
他們有：  
同樣的心胸，

同樣的義氣，  
同樣的肝膽，  
同樣的信念，  
和一副鐵肩。  
韓多峯，  
他帶了二十年的民國，  
用自己的犧牲，  
換大眾的福利，  
老百姓在心的碑石上  
深刻着他光輝的名子。  
在「韓青天」手下  
資歷  
沒有比他做更大的事，  
他，  
一肚皮不滿，  
一眼睛不慣，  
他要為大眾，  
別人却只為自己打算，  
他要做人，做事，  
別人却揮霍品格  
去換個「官」。  
他的這隻手  
會發動過  
燒燬一樣的羣衆，  
他的這隻手  
曾經指揮着軍民  
白天破壞公路，  
黑夜破壞鐵道，  
使敵人的軍用汽車滾滾頭，

輪敵人一個暴死！  
來不及喊叫。  
他是第四區的專員，  
前在把什麼都帶跑了，  
給他留下的是：  
鋪破的局面，  
一大堆困難！  
他以前，  
都是在工作上  
同范司令攜手，  
他們今天，  
却用手去握着手。  
最近，韓多峯  
又從職位上被拿掉，  
他，能幹，肯幹，苦幹，  
病根  
就扎在這「幹」字上邊，  
他清閒了，  
來找朋友談談，  
在這樣一個年代裏，  
想找到個  
真能揭開胸膛  
掏出真話來的朋友  
比打着燈籠  
找一顆良心還難！  
坐在屋子裏，  
面對着面，  
話，  
還沒有引出更多的話，

茶，  
還沒有把情緒  
溫暖，  
一個情報  
來得突然：  
「刀子會，  
幾千人，  
在嚴弄槍刀  
播散謠言」……  
「把車子打飽氣，  
一回，我親自去看看，  
我懷疑這「刀子會」；  
但我相信：  
真誠可以叫  
一個壞透了的良心流淚。」  
「不，我替你去跑一趟，  
他們許多人認識我，  
我也認識他們是些什麼人；  
好，就讓我替你跑一趟，  
以我的清閒  
分你的忙。」  
他立刻起了身，  
騎上他朋友的「快馬」，  
牽着代車輪子跑的  
有幾個衛兵  
和范司令的眼光。  
第二天，  
聊城醫院裏的燈  
照着他們兩個見面，



范樂先，  
 只見他朋友  
 肩頭上的白綉布，  
 那滾流一樣的紅血，  
 他沒趕得上看見，  
 一粒打范樂先的子彈  
 打在了韓多峯的右肩，  
 沒有命中生命，  
 位置高了一點點。  
 范樂先，  
 沒有用多話來做個慰安，  
 他們神色  
 就已經終味了  
 韓多峯，  
 靈魂的舒貼  
 支持着皮肉痛，  
 他替他的朋友，  
 替民族流了鮮血，  
 這鮮血  
 像油滴，  
 可以使抗戰的明燈  
 更亮，  
 更明亮  
 韓多峯，  
 他疼痛的難忍  
 還是不  
 他重負任務的急切  
 更難忍，  
 他揮扎着身子，

揮扎着聲音，  
 范樂先，  
 急忙揉過額去，  
 把耳朵  
 貼緊他的嘴唇。  
 聽他開始報告了，  
 小燈把火頭也放亮了幾分：  
 「我的車子一停」，  
 話打散，  
 心打散，  
 燈也打散。  
 「他們早已擺好了」  
 這邊是紅綉槍，  
 那邊是鐵筒槍，  
 當中帶一條夾縫，  
 人，扯得老長。  
 他們早已擺好了：  
 兇惡的臉孔，  
 兇惡的眼睛，  
 兇惡的感情。  
 我向他們的巢穴直奔，  
 浪潮一樣，  
 叫嚷着，  
 奔流着，  
 浪潮，  
 浸溼到我的腳跟。  
 我推了他們的辦公處，  
 我們重重的圍了辦公處，  
 等不及我開槍，

他們拿我的子彈做目標  
 亂開了槍。  
 我叫喊：  
 「我是韓多峯」！  
 「你范樂先，  
 爲什麼要打日本？  
 爲什麼  
 每款這要一毛錢？」  
 他們叫喊  
 壓倒了我的呼聲！  
 我攔腰來，  
 想用生命  
 鎮定人心，  
 「一發子彈打中了我，  
 當我剛剛跨出房門。  
 血，  
 把幾千人嚇倒，  
 狂暴挾着的情感  
 一齊落了潮。  
 我從血裏爬起來，  
 （神力扶持着我！）  
 那麼靈動的說了二十分鐘：  
 我說：我是韓多峯，  
 （這叫他們大吃一驚！）  
 我說：范司令是范樂先鋒，  
 民族英雄，  
 我說：出錢保衛家鄉  
 一敵增一毛實在太少，

我說：你們做了那些漢奸的提  
 燈，  
 作出了這樣犯罪的事情！  
 我說，我流着血說，  
 我噴着火說，  
 我看見  
 他們的頭一個個低垂下去，  
 像吞毒藥我的話味，  
 像把手下作出的罪孽  
 用良心去做悔」。  
 韓多峯的話結束了  
 揮一發呻吟的尾巴，  
 范樂先的眼，  
 他在默默的，  
 默默的想些什麼……

20 他送給民衆  
 一面鏡子

范司令——  
 矛盾  
 破壞了他的單純，  
 現實  
 扭曲了他理想的路徑  
 鬥爭  
 教他怎麼去鬥爭。  
 他越來越明白：  
 我們的敵大

不只是日本兵，  
我們的敵人  
也埋伏在自己的羣衆當中，  
他總要證明白：  
是熱情，  
是良心，  
是義氣，  
是堅忍，  
是理性，  
是無情……  
他也知道  
槍炮可以攻破敵人，  
他也知道了  
用觀念去攻觀念  
更是要緊！  
他決心要有一個新軍：  
把最嚴格的訓練給它，  
把最新式的武器給它，  
把最重要的任務給它，  
他決心整頓舊軍：  
把張都光，齊自修的訓練大綱  
給它，  
把政治工作員給它，  
把一些新的東西給它。  
他決心，  
更大規模的發動智識青年，  
到鄉村去，  
到家庭去，

到險隘區去，  
去發動婦女，  
發動工人，  
發動農民。  
他自己清楚：  
勝利的抵押  
不是手下的幾萬大兵，  
不是它，  
是比幾萬更多數，  
更有力，  
心的向背可決定勝負的民衆。  
農人手下的鋤頭  
給他送來軍糧，  
他們把捏得出汗的錢，  
送給他做政費軍餉；  
工人的手  
像梭一樣，  
在小型兵工廠裏忙，  
在修械所裏忙，  
在披廠裏忙，  
他們的手  
給他送來  
手榴彈，  
他們的手  
治療好了殘廢的槍。  
什麼都給他，  
給他的部隊，  
叫他們吃的飽，  
穿的暖，

一心打敵人，  
不必向後看，  
在他們手下  
滿地的戰壕  
像雨後的蚯蚓，  
在他們的手下  
深溝填成平地，  
平地翻成深溝，  
把地形另變一個樣，  
給敵人擺下迷惑陣  
他們的肩頭  
給他持傷兵  
他的眼睛  
給他放哨，  
他們做他的耳朵，  
消息比他的電話更快。  
秋風起了，  
他們的手引着針線，  
棉背心，  
布鞋子，  
他們的手  
爲抗戰生產。  
范司令！  
用一隻新的手  
去刷白政治的污牆，  
不，他要把政治  
另造一個嶄新的型樣。  
他用鬥爭  
去團結，

利用，  
一切可以團結  
利用的力量。  
從民衆那邊  
拿來了財力，  
他把另一些東西  
送到他們的手裏：  
給他們自由，  
給他們解放，  
給他們活力，  
給他們勝利！  
給他們一面鏡子，  
叫他們從上面  
去認識自己。  
21 他一手解開  
了東阿的圍  
語言像水  
有孔就鑽，  
它用手變萬化的樣子  
在人的耳朵裏  
變化繁衍，  
用了同敵人搏鬥的力量，  
范鑾先，  
咀嚼着苦痛  
咬緊牙關！  
機會來了，  
來叫他用自己  
這敵人的血

洗白心地，  
機會來了  
叫事實  
去解說  
一些口解說不清的東西。  
七月天，  
高粱桿  
殺一身刺刀的長槍  
漫披裏穿過，  
省政府戰鬥到東  
敵人包圍了它阿，  
先後  
整整差半天的時間。  
范樂先，  
駭責，  
叫他去找  
一個主任，  
義務，  
叫你去救  
抗戰的友伴，  
機會，  
叫無用子彈  
去擊碎謠言。  
他發誓，  
這今一大半，  
幾萬人馬  
務高舉做掩蔽傘，  
從四方八面，  
拿東阿做中心，

織成一個包圍圈。  
出發以前，  
范司令的誓師詞很簡單：  
『把東阿拿下來，  
不然，我們便死在那邊！』  
帶着范司令  
感人的義氣，  
感人的臉，  
弟兄們出發了，  
個個勇氣  
打得像飽滿。  
范司令，  
被陽光漂白了的灰軍裝，  
汗和着灰塵  
在上而畫圈，  
汗，也從額上往下滴，  
他的頭像一個泉眼。  
他把轟力的一半  
盡在敵人的圈外，  
另一半，向着黃河套  
裏一副原面，  
他用槍聲  
引敵人向南，  
然後，扇面一合，  
七百餘敵屍  
陳列在沙灘。  
主席站在柳城的大場子裏  
對幾萬軍民講話，

那一團空氣  
震動了他，  
勝過千萬句熱情的話。  
他知道了  
范樂先的心  
在爲着什麼破碎，  
他知道了  
范樂先在怎樣的情況下  
穿起這二十幾個縣分，  
他看到了  
這些軍隊，  
這些民衆，  
在打誰，爲誰打，  
他看到了  
吃小米，  
喝白水，  
精神的壓力  
使他們咬着困緊咬住牙！  
什麼都清楚的  
在他眼前，  
什麼都明顯的  
在他心間；  
然而，  
他並沒有訴說一句話！  
范樂先。

22 斬斷矛盾的  
結子

把一個重担子  
負在身上的人，  
他要有  
鐵的肩膀，  
海的胸襟，  
和記住羣衆，  
忘却自己的  
那副精神！  
他更需要  
硬的耳根  
和耐得住折磨的靈魂。  
范樂先！  
這幾天，謠言  
要吹破他們的耳鼓，  
矛盾的報告  
碰得他眼裏冒火星子！  
這是問題，  
你不能不理，  
這些矛盾  
種在人心地，  
隨着時間  
抽芽，開花，  
當人眼能影看到它時，  
已經是它結成的果子！  
磨擦，  
比敵人更可怕！  
磨擦  
就是自殺！  
磨擦，  
磨碎了多少人心？

磨擦，  
把戰友變成仇家！  
磨擦，  
推倒了垂成的大業？  
磨碎了多少個國家！  
他笑先，  
他走來走去苦惱，  
他找到了矛盾的結子，  
他要斬斷它，用快刀！  
他知道，  
沙石的頭腦  
不是生長政治工作的野土壤，  
他知道，  
怕見太陽，  
怕於夜間唱歌的鳥兒  
把個人的兵權  
摘下來交給國家，  
自私的念頭  
會慫恿他怎樣去想，  
然而他更知道，  
怎樣去開寬  
近視的眼睛，  
怎樣去開拓  
自利的心胸，  
怎樣去給  
頑石的頭腦澆溉，

用怎樣的一劑藥  
去攻自己部下的心病。  
他招集了  
架機子——梁省三，  
他招集了  
頂水子——于耀川，  
他招集了  
東北風——韓春河，  
他招集了  
張維翰，石宏典，張永言——  
兩排長凳  
坐下了二十幾位英雄，  
范司令立在前面  
像羣山的丰峯。  
他們，起先嬉笑着臉子  
聽「老頭子」要講些什麼話，  
他們真心愛戴他，  
替他賣過力氣，賣過命！  
當他們發現  
他的臉色不對，  
每顆心上  
都有一個怕！  
（他們會怕過什麼！）  
烏雲  
陰了每一張臉，  
呼吸  
細成了一條絲綫。  
「紀律不好，  
怎能能和民衆打成一片？」

人們耳中響了兩個霹靂，  
范司令的話像崩裂的山！  
「你們想：  
從那裏  
來餉軍糧？  
你們想：  
那裏來的  
身上的軍裝？  
你們不要民衆，  
我要民衆！  
沒有民衆，  
有萬馬千兵  
不還是獨夫一名？  
你們想想孫傳芳，  
你們想想張宗昌，  
離開民衆的軍閥  
得與的是個什麼下場？  
要幹，  
就得幹的有聲有色，  
不幹，那乾脆，  
把「國防」交還我，  
何必委曲着當這「官能」  
！」

范司令的話  
是一股作氣的挺進軍，  
它，鏖戰較絕的  
去搗毀殘破的敵人：  
「你們看致工人員  
是眼中釘，  
你們拍手下的弟兄  
變成聰明！  
你們把他們  
看做私產；  
你們只認識槍桿，  
只會玩槍桿，  
怎麼不早生他二十年！  
那時候，  
槍桿在手，  
可以生殺，  
可以鎮壓；  
可是目下：  
一切力骨都屬於  
抗戰，  
（下期續完）

**徵求**  
本社徵求上海海燕書店出版  
「七月文叢」之蕭軍著「側面」  
一本，以現金或若干本新書（本  
書新版在內）作酬均可，當請直  
接本社。



# 新光書店

桂林中北路九十一號。

給初學寫作者及其他	M.高爾基著·以導譯	5.40
新文學教程	維諾格拉多夫著·以羣譯	6.20
科學的藝術論	蘇聯康敏學院文藝所編·適夷譯	5.80
文藝漫筆	羅孫著	6.80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夫著·曹靖華譯	7.20
秋收	艾蕪著	6.20
草原	契訶夫著·彭瑟譯	6.50
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	奧勃特洛夫斯基著·王語今譯	印出
高爾基與中國	盧波爾·高爾基等著·適夷等譯	9.00
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	景宋·巴人·錫金等著	3.60
列甯在一九一八年	T.卡普勒著·林淡秋譯	7.50
上海一罪惡的都市	霍爾格拉特斯基著·什之譯	5.60
人怎樣變成巨人	M.伊林 E.謝加爾著·什之譯	9.00
列甯傳	凱爾任采夫著·企程·朔望譯	9.60
列甯戰爭論	焦敏之編譯	3.50
星海歌曲集	洗星海著	3.00
蘇聯音樂	綠永·趙諷編	5.00
歌劇集	魯迅藝術學院編	8.00

●外埠函購九折優待·備有目錄函索即寄●

# 本刊第十一期『長詩專號』目錄

全冊約二十八萬字 定價六元八角

買『長詩專號』一本，等於買十七本好詩集

新七更殺人	田間	悼	方然
春耕	艾青	鷹之妻	韓北屏
草原故事	戈茅	路	慧冰
小紅痣	征軍	後方夜曲	芮中占
一代一代又一代	徐遲	棺材	茅
南方	周鋼鳴	翻譯	穆木夫
永遠的星辰	孫藝秋	在修道院所經過的事情	丘琴
黑旗	陳運冬	大森林中的小站	李
		蒙虎皮的武士	嘉

## 詩創作叢書

書 答 出 已

詩

春天 大地的誘惑

鍾敬文著 2.00

西班牙詩歌選譯

彭燕郊著 2.00

金剛坡下(詩劇)

黃藥眠譯 2.00

紅 羅 荷

胡危舟著 1.80

征軍著 4.00

三戶圖書社總經售

桂林中北路九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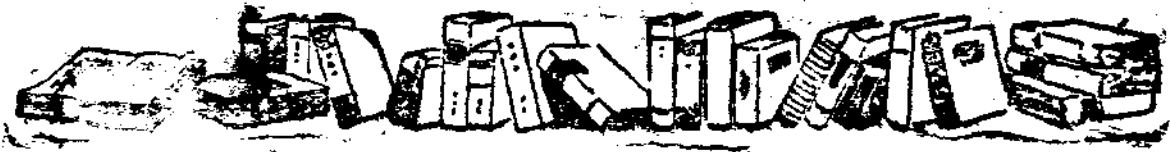
爲期五第十刊本：告預

### 號專論詩

本釘合期二十第至八第刊本

字萬七十四計頁六十百四共

元六千幣國本每價定



## 是新中国文化思想之前導者

#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支店  
桂林桂西路八號

本公司為求貢獻抗戰建國，在文化工作上，積年不斷地努力，出版方面陸續編譯發行世界名著，抗建新書，通俗圖籍；營業方面充分搜羅全國圖書雜誌。以及各種文具；供應廣大的讀書界之需求。更設置「郵購信託部」負責為在遠讀者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選擇推薦優良讀物；設置「自由定戶」負責為在遠讀者按期代定所要的雜誌畫報，保證優先快親；忠誠為各地讀書界服務。并隨時編印新書雜誌目錄，備讀者索閱。

### 郵購信託部

負責代辦△寄遞快速

· 簡章八則 ·

- 一、郵購者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分別寫明。
- 二、書籍名稱、部數、出版處，及雜誌名稱、份數、出版處，均請詳細寫明。
- 三、貨款可委託銀行匯票，或購用郵局匯票。郵匯不遺存也，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取三角以上者為限（限省用郵票不收）。惟戰時信件，往返運費，書款或郵費，請預留寬付，如有餘款，即給收據，以備日後贖貨之用。
- 四、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勿用現鈔，否則若有意外，本公司恕不負責。
- 五、書籍文具根據交通情形分別用「掛號」、「快郵」、「汽車運」寄奉，所需費用照郵局規定收費。
- 六、寄刊寄出，如有就緒遺失。除掛號快郵本公司可向郵局查詢外，恕不負責賠償之責。
- 七、為減輕讀者負擔計，一律免收包裝費。
- 八、委託書籍文具，如未能收到而來函查詢時，請寫明原信寄發日期，附款若干，書名名稱，均與原信同錄之具名。

### 自由定戶

辦法：由讀者指定所要的雜誌畫報若干種，預付定費若干元，即可按期寄奉此項指定刊物，至款盡為止。每期依零售價格計算。

是各地讀書界之忠誠服務者

# 三戶圖書社



## 出版經售新書

趙後拾遺	茅盾著	七、五〇
死人復活的時候	胡風等著	五、〇〇
詩心（詩論集）	鍾敬文著	二、〇〇
M站	姚雪垠著	一、五〇
牛的故事	田漢著	四、五〇
金剛坡下	胡危舟著	一、八〇
吹散的火星	鄭思著	三、六〇
黃昏	艾蕪著	五、〇〇
從英	梅林著	六、〇〇
山下	蕭紅等著	七、〇〇
子打擊者以打擊	A 托爾斯泰等著	三、五〇
戴花冠的姑娘	I 愛倫堡等著	六、〇〇
克拉克夫成果將軍	吳尼譯	四、〇〇
無弦琴	S M著	四、〇〇
創子手	西風社編	一、〇〇
失樂園	西風社編	一、〇〇
馮頌	專旗譯	六、五〇
我的大學	杜長之譯	六、五〇
死靈魂	魯迅譯	九、〇〇
魯迅的書	歐陽凡海著	二、〇〇
故事新編	魯迅著	四、五〇
創作小說選	魯迅著	八、〇〇
牛斤八兩	荃麟選註	五、〇〇
燒燬	王光乃著	九、〇〇
北京人	曹禺著	九、〇〇
十年詩草	曹禺著	九、〇〇
紅羅荷	卞之琳著	八、〇〇
春天！大地的誘惑	征軍著	四、〇〇
西歸	彭燕郊著	四、五〇
西班牙詩歌選譯	田漢著	四、五〇
	黃頌眠譯	二、〇〇

內政部備案登記 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七五號  
 郵政管理局登記 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七五號

### 批發簡章

- (一) 抗戰時期，一律現批。
- (二) 款可由銀行或郵局匯下。
- (三) 本版及總經售圖書雜誌，八折優待；外版圖書及文具由七五折至九折。
- (四) 除缺頁，裝訂錯誤及本社自動發出之書刊外，概不退換。
- (五) 包扎郵寄等費，由交易對方負擔。
- (六) 發出之貨，如中途發生意外損失等情，本社除代為查詢外，不負賠償之責。
- (七) 如能經常存款，本社當儘快介紹新書寄奉以增進貴處營業。

我的生活	馮玉祥著	12.00
馮玉祥委員長抗戰言論集	辛愛國編	2.50
馮玉祥將軍戰時詩歌三集	馮玉祥編	6.00
馮在南京第二年	馮玉祥編	6.00
詩論	艾蕪著	再版中
磁力	沙汀著	排印中
新式公文作法	韓東屏著	6.00
中國和中國人的錢子	何德之著	4.50
第四十一	曹靖華譯	5.00
山水、陽光	陳占元譯	4.50
給青年作家	曹靖華譯	5.50
創作準備	茅盾著	3.40
青年修養與訓練	平心編	15.00
小愛國者	章向著	1.50
魯迅自選集	魯迅著	10.00
從政遺規	陳啓明編	2.50
健康之路	陳俊譯	2.50
結婚準備	陳俊譯	2.00
古代社會史	謝艾雲編	10.00
新音樂手冊	趙運等編	5.50
客街漫遊	賈子雲編	6.50
國民教師手冊	陳瑞天等編	12.00
少年畫冊	莫志恆繪	2.50

卅一年七月廿五日出版